

情話



序

天下有一物焉。無老無少。無俊無蠢。皆不能脫去其範圍者。厥維男女之情。然而情之變幻亦至多矣。情之境地亦互異矣。如苗茁。勃然四發。少年時之情也。倦飛知還。歸於專一。老年時之情也。旅舍孤燈。忽縈歸夢。則羈客之情。陌頭楊柳。別惹愁思。則思婦之情。至於風宵雨夕。月下花前。與夫紅燈影裏。綠酒圍中。境既不同。趣亦各異。要不能僅以情之一字直括之。吾友胡子寄塵。多情人也。以其所着之情話一冊見示。分析百端。包羅萬有。是真能極情界之大觀者矣。拜讀一過。心胸開朗。情之真諦。悉得了然於胸中。

爰喜書數語而歸之。是爲序。

民國十年五月茗狂書於海上之憶鳳樓

情話目次

一 情天總話

綺思瑤想釋真情……………一

二 情天逸話

豔骨香魂留紀念……………四

三 情天悶話

小樓一角聽春雨……………一〇

四 情天閒話

梨渦兩頰泛紅霞……………一六

五 情天憶話

深閨悶坐憶檀郎……………二四

六 情天別話

長亭小話別良友……………三〇

七 情天賦話

萬語千言說不清……………三八

八 情天奇話

心猿意馬神無定……………四四

九 情天媚話

惺忪媚眼玉生香……………五一

十 情天豔話

旖旎深情花解語……………五七

十一 情天趣話

相思刻骨最難禁……………六四

三 情天新話

情感弄人渾不定

七〇

三 情天愁話

思量舊事真無那

七七

四 情天清話

介紹良緣倍有情

八二

五 情天孽話

逐冰人婚事無成

八七

六 情天妬話

爲新歡良人被責

九三

七 情天懺話

傷心客別有衷腸

九八

夫 情天佳話

有情人終成眷屬……

一〇一

情話目次終

情話

涇縣胡寄塵著

情天總話

綺思瑤想釋真情

諸君在下說這一部書正文未曾開場便先要發一番空議論。這個議論便算是情天中縱橫馳聘的一篇大文章。也算是恨海中精深奧妙的一番新哲理。本來和這書無關。只因欲說這部書。却有千個頭腦。萬條線索。亂糟糟的叫。我從那裏說起。不得已把本題。丟開了。先發空言。做個帽子。借此引出正文。來也是說書人的常例。話說同是一個人。同生在一个世界上。女子却比男子難做。何以言之。以天性言。女子是較男子柔弱。以習慣言。中國舊習。女子須跟男子轉移。這都是人人知道的。不待吾言。單說女子同是三百六十日。却有兩種天氣。最爲難過。一種是『暮春』。一種是『新秋』。同是三

萬六千日。却有兩種時代。最爲難度。一種是『破瓜候』。一種是『半老時』。同是千變萬化的境界。却有兩種境界。最爲難處。一種是『將離』。一種是『久別』。同是五臟六腑的人。却有兩種人。最爲難做。一種是『聰明人』。一種是『纏綿人』。總而言之。世界上有八個難字。八難苟有其一。便够人消受了。倘然完備。聚於一身。這人不愁死。也要悶死。八難不是女子專有。男子也是有的。但男子得了一分。那攻擊的力量。只有半分。女子得了一分。那攻擊的力量。便有二分。男女之比較。便是四與一之比較。這八難。是化學中的原質。一件一件的。各不相干。倘然兩件或三四件。綜錯互雜在一處。便化成一種他質。這種他質。便叫做『情』。試將一個情字。分析起來。便有一分是『春』。春乃一年中。情苗發生之時。有一分是『秋』。秋乃一年中。情蒂委落之時。有一分是『破瓜之候』。此乃人之一生。情苗發生之時。有一分是『半老之時』。此乃人之一生。情蒂委落之時。還有幾分是『將離』。

『和』『久別』這種境界是含着情字的『反動力』又有幾分是『聰明』和『纏綿』這種人是帶着情字的『遺傳性』由此而言一個情字乃是天給與人的了。倘然有人生來沒有情豈不大妙。奈天公不諒硬將一個情字派在人身上。人却拿他沒奈何。撇不開擺不去。因此便生出一件事名曰『用情』。用情的方法也各各不同。有的是『縱情』。有的是『矯情』。有的是『鍾情』。有的是『忘情』。縱情不消說是件最壞的事。矯情也是出於勉強。戕賊性靈。鍾情庶幾得乎性情之正。忘情雖好。然而古往今來。却有幾個人做得到。因這四個關係。又生出甚麼『傳情』『定情』『懺情』『殉情』。更生。出甚麼情場的專門新名詞。叫做『情敵』『情刼』『情絲』『情網』。名目繁多。更僕難數。弄到後來。不出兩種結果。一種是『因緣美滿』。一種是『抱恨千古』。兩種結果的結果。便是一個『空』字。抱恨千古。固然是空。美滿因緣。也是過眼如夢。豈不是大空麼。偏偏天公惡作劇。硬生出這八

個難字來做個魔鬼。日夜纏住了人。使他初未能空。必須萬劫歷盡。然後歸於空字。這真是天公有意弄人了。讀者諸君。既明白了這個道理。再看下面的正文。便覺津津有味。越繁瑣越好看了。

情天逸話

豔骨香魂留紀念

話說有一日是個三月下旬。天氣白陰而晴。白晴而陰。一天也不知有幾十變。這時是午刻以後。剛剛一陣細雨。過了一縷淡黃色的太陽光。從雲腳下透出來。照在一桁疎簾上。那簾子剛捲上一半。便有一雙雙唧泥的燕子。低飛斜掠的穿向裏面去。簾外是兩株碧桃花。一叢白芍藥。桃花是開殘了。又是微雨之後。便紛紛的落在地上。狼藉滿地。無人愛惜。芍藥也是經著雨。只管垂頭飲泣。把玉顏都濕透了。好像有甚麼十分的冤屈。說不出來。只落得自悲命薄。也不敢埋怨風雨。只有滿地芳草無情。一碧和煙。和雨得意。到十

二分。這是簾子外面的光景了。簾子裏面是一張胡牀。牀兩旁是幾隻書架。挨簾子下放的右邊一座粧臺。左邊一張書桌。四壁淡淡的粉。著淺藍色。却沒他的裝飾。胡牀上倚着一個女郎。半坐半臥的靠着枕頭。也不知是睡是醒。將一床羅衾覆了半身。一手支著頤。粉嫩的白藕。一半露出袖外。屋子裏靜悄悄的。一些聲音也沒有。片刻外面一陣陣的履聲。走進一個小孩子來。年紀約在四五歲之間。蘭茁其牙。令人可愛。像是個聰明伶俐的樣子。那樣子却都表明在兩隻眼睛上。使人一望而知不是個呆笨的孩子。那孩子手裏捉着一隻粉蝴蝶。口裏呼道。母親病可好些麼。女郎本來慳慳的生怕彈動聽這孩子一呼也勉強答應道。琳兒。你可不要亂走。這回又偷向花園裏去了。麼琳兒聞言稱道。我不曾去忙鬆了手。把一個無冤被拘的蝴蝶放他自由去。琳兒的意思是不使他母親看見的。偏偏這蝴蝶被他捉傷了兩翼的粉都已脫去。便使盡氣力也飛不起。女郎一眼看見覺得可憐。不過便道。

前天我看見你雙雙的飛在芳草上。今日却又孤單單的病倒在這裏。心裏明知是琳兒造的孽。却是愛惜嬌兒不肯輕責他。又見他已先放手。分明已有悔過的意思。便不追究。只推衾起身。將蝴蝶拾起。輕輕的放在簾外。碧桃枝上一面笑謂琳兒道。琳兒你父親可兩月沒有來信了。纔說了一句。又無下文。因他說此話之時。正是探首至簾子外。見簾外一片落花芳草。微雨夕陽的光景。覺得傷感起來。便道。琳兒這三月可是過完了麼。怎麼一病幾日。眼前的景物都已變了一叢芍藥花。是你父親手栽的那年。他便出門。花開花落了幾度。他還沒有看見。又道。你看這碧桃花零落滿地。任他委棄泥土。無人收拾。全不記得。當他盛開時。我們却來賞玩。一待他開過了。便是這樣收場。桃花薄命。我今日也親眼見了。我記得紅樓夢上有件葬花的故事。我也少不得照例而行。方纔盡我惜花之心。說著正在那裏出神。背後有人嘖的一聲笑道。小姐又發瘋了。紅樓夢上的事都是假的。怎麼要學他女郎。

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婢女林檎。嗔道。休得胡說。快去拿筥帚來。豫備掃聚落花紅樓夢上的事。我那裏不知道。是假的。只是做書的人。憑空造出這一段故事來。那人一片惜花之心。便是真的了。倘然他沒有惜花的真心。斷斷乎造不出這段假事來。便是勉強造出來。那首葬花詩也。沒得這般誠摯。懇切。林檎笑道。花又不是個人。爲甚麼要愛惜他。女郎道。花不是個人。愛花的人。却是個人。凡是人。便有知覺。凡有知覺。感觸了物。便生出情來。此物無論。是植物。是動物。但是爲我所愛的。我便要盡我的心力。保他護他。憐他。惜他。慰藉他。使他沒有一些兒不適。我心裏纔安頓。我將這番心事。待人待物。恨不得那人。那物也。將這番心事待我。他果然將這番心事待我。我便感激他。他若不將這番心事待我。我也不埋怨他。看官。林檎也是個聰明伶俐的女孩子。聽了這話。知他話非無因。便道。原來小姐是這樣的好性子。怪不得相公一晌沒有信來。你也不去埋怨他。女郎嗔道。胡說。剛剛說的是花。你如何。

便要牽扯到人不消說了。快來掃落花罷。林擒聞言不敢再辯。忙拿笤帚將地上落花掃做一堆。琳兒也幫着掃。女郎却默默的撫著一株空樹。兩眼汪汪。好像要流出淚來。片刻林擒啟道。掃便掃了。却將他葬在何處。女郎指揮道。你快回到裏面。將我衣箱打開。內有我親手繡的一只小香囊。把他拿來。將落花斂在裏面。再深深埋在北窗外古柏之下。我明日還要刻石樹銘。替他豔骨香魂。留個紀念。使他不枉在東風裏開了一遭。林擒聞言依命而行。片刻收拾已畢。便同至北窗外。荷鋤掘土。將一囊落花深深的埋葬了。此時已是酉戌之交。一角斜陽返射在帶雨含煙的柳絲中。真個是顰笑難分。柳陰中一聲聲的子規苦叫道。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女郎率着琳兒婢女荷鋤而歸。剛巧有郵差送上信來。林擒接着轉遞女郎信面上寫的是。

宣城縣新明女學校後十一號 莊君嫻女士收 綺秋寄

女郎閱畢喜道。他今日還有信來麼。看官這信不消說是琳兒的父親來的。

了。說書的說至此。這女郎的姓名住址也借他一信帶敍出來。不須我另外補述了。女郎閱信之後。是喜是悲。暫時按下不表。先說寄信人的旅況。試看下文所述的便是。

春夢生評

放一個蝴蝶葬一囊花。是尋常瑣屑之事。然君嫻的一片深情。都從這二事寫出。

明知紅樓夢上葬花的事。是假的。却道做書人惜花的心事。是真的。能說這話的人。便是第一章書上所說的聰明人纏綿人了。

『林擒聞言不敢再辯』一句亦佳。蓋前面曾言『我將這番心事待人待物』。後來又道『剛剛說的是花。你如何要牽扯到人』。分明是自相矛盾。禁不起他人辯駁。說書人却將不敢再辯四字收束了。是林擒體貼君嫻之心。也是林擒畏憚君嫻之態。一面表明林擒的聰明。一面即表明。

君。嫻。的。嚴。冷。

書中一片暮春的景致。本來是死景。但從君嫻眼裏。看出來。便都活了。讀者須知。此章不是敘事。乃是寫情。不是寫情。乃是詮情。何謂詮情。卽以如此之人處。如此之境。自然而然的。要生出如此之情。豈不是詮情麼。

情天悶話

小樓一角聽春雨

話說左綺秋本是江南宛陵人氏。只因游學秣陵。賃居寧人李某的屋。李氏的兒子。表字楞青。也是文墨之士。任俠好客。和綺秋是極好的朋友。楞青有個表妹。姓江氏。小字孟英。紹興人氏。也以求學來寧。寄寓舅家。功課餘暇。三人時時相見。爲日既久。彼此都脫略了形跡。如一家人一般。不知不覺的。見了。而便是歡喜。一天不見。而便覺忽忽不樂。到底爲何。而悲爲何。而喜自己。却說不出。所以然來。便是見面之時也。只是談文論藝。却無半字言及男女。

愛情揣度他們的心理只須是一生一世常聚不離便已心滿意足婚姻不
婚姻却不計較偏偏天不如人願適在上年寒假之時孟英接到家信稱說
他母親病重促他歸省匆匆理裝歸越這一去便永不回來直至此年春暮
猶是消息沈沈楞青綺秋好不盼望他綺秋尤覺得如失了甚麼物件一般
坐也不安臥也不定飯也懶吃茶也無心曠廢功課更是不消說了楞青時
時問他的病況他但以身體衰弱只得停課靜養支吾過去單說有一口綺
秋一個人冷清清的臥在書房裏雖然暮春天氣尙覆著一重綿被還覺得
輕寒惻惻的教人難受分明是天公有意和病人爲難連日輕陰微雨不肯
放出一些兒太陽光來窗子本來掩著却被東風吹開了一半藥爐上一絲
絲的煙痕遇着風反向裏颺轉了幾個螺旋形的彎然後隨風散去消滅無
痕綺秋一縷殘夢便也隨煙而散夢醒之後愈覺得無情無緒好難挨過這
半天工夫倚枕閒坐了一回覺得一段閒愁沒頭沒腦的兜上心來待要說

也。不。知。從。何。說。起。待。要。拋。撇。也。拋。撇。不。開。只。覺。如。小。鹿。兒。般。亂。撞。在。心。窩。裏。
 的。有。三。個。人。一。個。是。孟。英。一。個。是。君。嫺。還。有。一。個。是。琳。兒。一。回。念。著。孟。英。一。
 回。又。念。著。君。嫺。和。琳。兒。自。思。我。和。孟。英。既。不。能。正。式。成。爲。伉。儷。便。不。如。剪。斷。
 情。根。掃。除。煩。惱。我。此。時。可。不。必。念。著。他。然。我。明。知。他。却。念。著。我。只。這。念。我。一。
 事。便。令。我。不。得。不。念。他。譬。如。是。兩。莖。絲。絞。成。的。一。條。線。我。那。一。莖。絲。雖。然。斷。
 了。他。那。一。莖。絲。却。沒。有。斷。便。是。這。條。線。終。不。會。斷。我。待。要。明。白。告。訴。他。說。我。
 已。有。了。妻。子。照。理。再。不。能。和。你。成。伉。儷。你。可。不。必。念。著。我。然。我。這。話。却。若。何。
 出。口。他。心。裏。念。着。我。他。那。肯。使。他。人。知。道。不。特。不。肯。使。他。人。知。道。他。也。不。願。
 意。從。我。口。裏。說。出。來。我。若。莽。然。說。了。這。話。豈。不。嫌。唐。突。了。麼。便。是。不。嫌。唐。突。
 他。聽。了。也。覺。傷。心。把。無。限。的。希。望。都。丟。到。太。平。洋。大。海。裏。去。了。豈。不。是。無。端。
 的。將。一。個。愁。字。加。在。他。身。上。麼。他。本。來。無。愁。我。硬。要。逼。他。入。了。愁。境。這。個。罪。
 惡。便。在。我。了。假。使。我。不。遇。見。他。便。是。無。事。便。遇。見。了。他。假。使。我。沒。有。妻。子。也。

容易結這段因緣。偏偏天公派我處在這個境界。好叫我如何度日。一回又念着君嫻。自道我出門兩年足跡。也不會返過鄉里。出門時琳兒剛扶着能走。這時候不知長得甚麼樣大了。我離家以來。除了學校功課之外。却也無時忘記了君嫻。可知君嫻也是這般記念着。我每月至少有兩次書信來往。自這回病臥以來。却兩月沒有寄書了。捫心自問。說不得不是戀新忘舊。而平心分辯一句。我固然戀新。然何嘗忘舊。倘然真個忘舊。此時便不提着他了。可憐他兩月沒收到我的信。也不知焦急到甚麼地步。我今日安慰他的第一步方法。便是寫封信給他。說我有了病。所以兩月未曾通信。請他原諒。現在病已平復了。也不必記念。想罷。剛要起身。秉筆忽聽得窗外瀟瀟的一陣疎雨之聲。灑在那新長的樹葉之上。也不啻秋雨打着芭蕉。綺秋不知不覺的打了一個寒噤。便又將絮被蒙頭。不能起身了。兩耳藏在被中。還聽得窗外雨聲。越下越大。淒淒切切的一種光景。恍佛似新秋之夜。原來暮春。

和。新。秋。的。天。氣。相。去。只。有。一。線。暮。春。所。難。受。的。是。一。種。薄。寒。新。秋。所。難。受。的。是。一。種。嫩。涼。大。家。恍。佛。差。不。多。只。有。薄。寒。乃。是。由。重。漸。漸。而。輕。嫩。涼。乃。是。由。淺。漸。漸。而。深。一。進。一。退。是。不。相。同。的。至。於。外。面。的。光。景。那。草。木。一。榮。一。枯。也。不。相。同。然。深。深。的。悶。臥。在。屋。子。裏。却。分。別。不。出。來。了。綺。秋。病。在。胡。牀。垂。着。羅。幃。擁。着。綿。被。聽。這。雨。聲。便。疑。是。秋。夜。這。也。是。他。心。裏。一。段。的。秋。氣。釀。成。了。這。個。景。象。便。逢。春。也。不。覺。是。春。正。是。懶。懶。惰。惰。的。生。怕。動。彈。剛。巧。楞。青。走。進。來。問。疾。不。得。不。提。着。精。神。和。他。說。了。幾。句。話。心。裏。雖。有。些。厭。煩。然。楞。青。款。款。的。一。片。深。情。何。能。不。感。領。到。十。分。却。是。滿。胸。幽。怨。不。能。向。楞。青。吐。出。半。個。字。來。一。面。和。楞。青。應。酬。了。幾。句。一。面。吩。咐。僮。僕。整。理。藥。鐺。飲。了。一。回。藥。窗。子。外。面。的。雨。聲。漸。漸。歇。了。天。色。却。沈。沈。的。暗。將。下。來。這。難。挨。過。的。半。天。工。夫。便。已。挨。過。去。已。是。晚。餐。的。時。候。楞。青。管。他。自。去。綺。秋。也。不。用。進。餐。只。吩。咐。上。了。燈。略。在。牀。上。躺。了。一。回。然。後。起。來。磨。墨。拂。紙。把。剛。才。豫。備。告。訴。君。嫻。的。話。寫。封。信。

給他看官。這信便是君嫻葬花而回親手接到的那封信了。如今不敘君嫻接信以後的事。且先敘孟英歸越以後的事。

春夢生評

既要戀新又不能忘舊。未嘗不是多情。人但是一個情字是不能分用的。倘然分了。弄到後來不是彼此不能兼顧。便是兩而不討。好世上薄倖的人大半是纏綿悱惻的人。只因犯了分情之病。便自然而然的成了薄倖之人。然當他又娶戀新。又難忘舊之時。倘然沒有絕大的毅力。何能自持得住。沒有絕大的慧識。何能自斬得斷。然而多情的人又多半是溫柔薄弱的人。所以當初自命爲有情之人。後來十個便有九個陷入薄倖之地。有冤難白。追悔莫及。那始終不二的。美名反讓木強人享受。凡是踏足情場的。這個關頭都看不破。所以情天恨海中。永永沒有好結果。此章綺秋自訴一節。極力描寫『既要戀新。又難忘舊』的苦况。令人讀了心痛難

忍。

綺秋替孟英設想一節也非纏綿人不能說出這話然這番心理便是自誤誤人的根本。

綺秋見了孟英爲何要愛我却不知道便是問他自己他自己也只得答道自然而然的要愛綺秋別了孟英爲何要思我也不知道便是問他自己他自己也只得答道自然而然的要思若問這『自然而然的』五字怎樣解釋我便道此五字在哲學家謂之『天賦』在宗教家謂之『上帝教』我們如此『書中描寫綺秋都本着這五字描寫便是詮出『情』的這件東西是『天賦』是『上帝教』我們如此』

情天閒話

梨渦兩頰泛紅霞

話說江孟英世居紹興父親表字子珍是前清的道員自入民國以來便聞

居鄉里。不問世事。到也十分安樂。夫人鄭氏。已過中年。尙未生產。子珍娶了一位如夫人。纔生孟英。子珍中年得女。不啻男兒。便事事把他當男子看待。自幼便教他讀書識字。後來興了學堂。連忙送入學堂裏讀書。自從杭州某某女學校畢業之後。更負笈秣陵留學。學問已做得很好。只是鄭夫人一意反對。一來因他是一雙舊眼光。凡是新事都看不來。二來因孟英是庶出心裏。先存了個不滿意。他的成兒。凡是孟英一舉一動。都覺得不合宜。只是礙着子珍的面子。不好直言。也有幾分怕。孟英生母辯駁。只得勉強按着不說。上年冬季。孟英正在南京。他生母在家忽然生起病來。病勢日重。一日醫生都說難救。便連忙寫信。將孟英催了回來。孟英到家的第二日。他生母便嗚呼哀哉死了。子珍和孟英哭得死去活來。不消細說。單說光陰迅速。忽忽又是春日了。孟英因母親見背。也無心讀書。鄭夫人本不贊成孟英遠出。這回又因如夫人死了。家中冷靜。便決意不放孟英再至南京。只要他在家裏陪。

着。自。己。破。悶。遣。愁。這。時。將。近。開。學。之。期。鄭。夫。人。便。呼。着。孟。英。教。訓。道。孟。英。如。
 今。你。母。親。已。經。死。了。我。却。算。不。得。你。的。母。親。孟。英。聽。他。提。到。母。親。便。傷。起。心。
 來。揩。着。淚。道。母。親。說。那。裏。話。嫡。母。終。是。嫡。母。庶。母。終。是。庶。母。這。名。分。可。移。不。
 去。說。了。這。幾。句。話。便。又。咽。住。再。說。不。出。了。鄭。夫。人。道。孟。英。你。也。不。必。悲。傷。如。
 今。我。有。話。提。訓。你。孟。英。又。揩。淚。道。母。親。有。何。吩。咐。只。管。說。鄭。夫。人。道。如。今。你。
 也。有。二。十。歲。了。可。比。不。得。小。時。候。只。管。一。個。人。離。了。家。鄉。遠。遠。的。走。在。外。面。
 孟。英。道。母。親。這。話。是。何。意。思。小。時。候。一。個。人。離。了。家。鄉。遠。遠。的。走。在。外。面。既。
 然。可。以。放。得。心。如。今。大。了。越。發。可。以。放。得。心。了。爲。甚。麼。母。親。到。要。說。這。番。話。
 鄭。夫。人。道。這。却。不。然。越。是。大。了。越。不。能。出。門。孟。英。天。真。爛。熯。還。不。知。鄭。夫。人。
 意。思。所。在。只。覺。他。這。話。說。得。不。倫。不。類。的。反。覺。得。好。笑。起。來。便。問。道。越。是。大。
 了。越。是。自。己。能。照。應。自。己。難。道。還。怕。被。人。家。賣。了。麼。鄭。夫。人。道。到。不。怕。被。人。
 家。賣。了。只。恐。自。己。賣。了。自。己。你。看。多。少。女。學。生。本。來。是。好。好。的。閨。女。自。從。讀。

了。洋書便是一個個自由結婚起來。豈不是自己賣了自己麼？孟英聽到這裏，不覺面紅起來。心裏自道：自由結婚分明是一件好事，怎麼說是賣了自己？照此而論，那不是自由結婚的，却是被何人賣了？難道是被他父母賣了不成？想罷，便要與鄭夫人爭論。只是這話纔說上舌頭，却因結婚二字礙着，不能出口，便又將他吞下肚裏去了。藏在肚裏，又覺得不安頓。那一陣緋色便現上面來。這面上的紅色，是代表兩種意思：一種是聽了結婚二字，覺得有些羞赧；不過一種是有滿肚皮的不平之概，却鬱鬱的發洩不出來。原來這兩個緣故都能使人紅面。孟英此時兩個緣故并在一處，無怪面上緋紅。又聽得鄭夫人道：孟英，我這話說着了你們女學生的弊病麼？所以我常常說：女子到十六歲以上，便決計不可教他入學堂。當初也在你父親面前說過，教他喚你回來，只因你父親姑容着你任你在外面自由。那時你生母也在你將來成人，不成人都不干我事。如今你母死了，便把你交給在我身上。

倘你他日不爭氣人家說短話長還要牽連我在裏而我這麼一把年紀却没有被人家恥笑過半句難道他日爲着你反要教我老耳朶聽話麼孟英道這事母親可不必過慮女兒縱然不肖也未必如母親所言鄭夫人道你本來是好的只是一入學堂便要壞了又自語道須知女孩子們肚裏關滿了心事便如空瓶灌足了洋油見火便着不遇見火却也燒不起來這學堂分明是個火頭如何可以輕惹得他孟英道女兒在學堂裏讀書只聞說人身上有電却不會聞說人身上有洋油鄭夫人道孟英我不知你這話說到那裏去了孟英知趣笑道呀父親早囑咐我此刻到他書房裏去時候到了我要去看他說着便託故走了剛走過書房門前可巧遇見子珍坐在房裏便走進去呼着父親說道如何學堂裏一晌還沒有信來這時候想要開學了子珍道孟英你今年可不必入學現在家中人少了覺得冷靜不過你也應該在家伴着我們兩個老人須知我們在世上活得一日是一日便你也

是出閣的時候到了。在家居得一年。是一年我們相聚的日子少。你做學問的日子多。你應該盡這點孝心。況你母親說現在學堂裏風氣不好。便是好女孩子也是搭壞了。你又何犯着跟着他們去弄壞自己的聲名。孟英道。父親的教訓那敢不遵。只是說學堂風氣不好。到也未必女兒入學。已有兩年。父親說出這話來。豈不是女兒也已搭壞了麼。子珍道。這却未必。原來有壞的。也有好的。孟英道。既然學堂裏有壞的。也有好的。那不入學堂的自然是有好的。也有壞的。照此看來。好的自好。壞的自壞。却和學堂不相干。子珍被他一駁。弄得話塞了。嘆口氣道。怪不得你們女孩子個個要入學堂。一入了學堂。便如此會講會說。駁得我們老朽開不得口了。你若再讀幾年書。還不知如何能幹。孟英被他這能幹一句話說得害羞起來。原來女孩子的心理。是最怕人稱贊他的。聽了人家稱贊的話。無論何如。總疑是人家嘲笑他。孟英這時面上又微微的現出紅雲來。低着頭整理天足上着的雪色洋襪子。

珍又道。橫豎學堂好不好。不管我們的事。只要你不。去便算了。孟英發急道。父親真不許我去麼。子珍慰藉他道。下半年或許你去。上半年實因家中冷靜。萬不能放你去。孟英道。這也使得。女兒決不敢執拗。使父母生出淒涼的觀念。說罷散去。又過了數日。孟英便寫了兩封書信。一封向學堂告假。說是生母棄世。老父晚景淒涼。不得不在家奉侍。上學期不能到校。至下學期或能重來云云。還有一封是給綺秋和楞青的。所說的話多半和前信相同。後而別加上些記念的話。寫好交給婢女送至郵政局。不意被子珍看見。拿過來細看時。見一封是寫着綺秋和楞青的名字。便自思道。孟英一晌寄與舅家。此番忽然不去。是應該通信的。爲何這信不寫給他舅父母。却寫給他表兄楞青。便可怪了。然這事尙不相干。最怪的是加上一個不親不戚的男子名字在上面。這真是教我看不過了。便將兩信都扣住不發。也不折開看他裏面寫得甚麼話。只恐一看更生出氣來。只將他撕得片片的。擲向火

爐裏燒了。却吩咐婢女在孟英面前不許說起。只說已送至郵政局。婢女如言回復孟英過了幾時不見綺秋和楞青的覆函回來。孟英心裏好生記念着。却也測不定他們的心事。或者是當面是一番情誼。背了而又是一番情誼。或者是有甚麼別的變卦。既然不曾接到他們的回音。却也再不寫第二信給他們。所以忽忽三月春暮。這兩邊的信息竟斷絕了。孟英的事暫時按下不表。先敍君嫻女士接得綺秋病信後的情形。

春夢生評

鄭夫人一席話。雖然是迂腐的論議。却也是有閱歷的話。

「却因結婚二字礙着不能出口。」確是女孩子的心理。倘然在結過婚的女子。便不諱了。『是最怕人稱贊他的。聽了人家稱贊的話。無論如何總疑是人家嘲笑他。』確是女孩子的心理。倘然在年紀大的女子。是真稱贊是借着稱贊嘲笑他。也辨別得清了。『既然不曾接到他們的回音。』

却也再不寫第二信給他們。』也確是女孩子的心理。倘然在世故深的女子。便有第二封信追究了。

鄭夫人道：『一個個自由結起婚來。豈不是自己賣了自己麼？』這話確是奇談。孟英道：『那不是自由結婚的。難道是被他父母賣了不成？』這句話乃更奇了。

情天憶話

深閨悶坐憶檀郎

話說莊君嫻自那日葬花而回。接到綺秋的手書。心裏先是一喜。折開看時。却知道綺秋大病一場。現在雖然好了。想是精神還沒有復原。看他一封信。那字跡都是斜斜歪歪的。墨色也是淡淡薄薄的。分明代表他寫信時精神困頓的狀況。君嫻看罷。默然無語。眼睛望着信一點芳心。却早已馳至南京去了。自己只覺恍恍惚惚的。不知身在何處。還是林檎喚道：『小姐這信中說』

的甚麼話。却教小姐這般不快樂。君嫺聽了這話，纔像從夢中被他喚醒了。一般皺着眉向林擒道：「他病了。」林擒驚道：「原來如此，不知病勢若何？」君嫺道：「病本是很重的，幸現在已好了，只是還沒有復原。」林擒知趣，便道：「既然好了，小姐又何必記念他？」寫這信時，說沒有復原，小姐接到這信時，那邊已強健如常。這時候外面風惻惻的，小姐可不要只管立在這裏受了寒，還是往房裏去安睡一刻罷。」君嫺道：「教我如何睡得着？」一面說，却一面牽着琳兒望裏而去。這時已是黃昏時候，慘慘黯黯的天色，看入君嫺眼裏，愈覺得悽惻難禁。一面呼林擒上了燈，一面躺在牀上，琳兒不能讓他安睡，呼道：「母親，你可睡不得你睡了。」這冷冷清的長夜，我要害怕。」君嫺聞言，又勉強支持起來，說道：「好孩子，你不要怕你母親在這裏。」這時林擒來報晚餐已備好了。君嫺回道：「我不要吃，只是琳兒……一句話還未說完，只聽得簾子外面瑟瑟的響了一陣，便有一個怪物，掀開簾子向裏面撲將進來，砰的一聲，將桌上

碗盞都打翻了。琳兒早嚇得大哭起來。一頭撞在君嫻懷裏。君嫻忙抱護着。呼道：琳兒不要嚇。一面看那怪物。不是別的。正是自己寵愛的一隻狸奴。這時已向牀後逃竄去了。林擒一面罵孽畜君嫻。一面說與琳兒聽。教他不要怕。琳兒却因受了驚。飯也不要吃。只道母親我要睡覺。君嫻便抱着他一塊睡在牀上。直到半夜還睡不着。却又不敢轉側。生怕驚動了琳兒。嫩寒如水的長夜。好生難受。直熬到雞鳴時候。纔要睡着。琳兒却從夢中自己叫醒了。君嫻忙撫着他。覺得兩額如火一般。熱知他是發燒。一面安慰他。一面自己却簌簌的掉下淚來。自道：綺秋的病。還不知如何。琳兒却又生起病來。他們的病。何不移在我一人身上。我便一年四季臥在床上。到也省得擔憂。不多一刻。天色已明。君嫻的常例。非至午刻不起身。這日却因琳兒的病。便一早起來。吩咐林擒請醫生來診視。一面便將狸奴埋怨到極地。不但把平日賜他的寵愛都剝奪回來。倘然琳兒有長和短。還要與他尋仇。片刻醫生已來。

診過了。脈問明詳細的情形。醫生却說並不是受了驚嚇。只因這天氣寒煖無常。氣候不正是偶然。冒了風。或是吃了甚麼未熟的果子。所以發起燒來。吃一兩劑藥。便要好。沒甚要緊。君嫻便問琳兒道。你昨天在花園裏。可曾吃過甚麼果子。琳兒道。是吃過的。當時母親和林檎。只管弄着一袋花。我在旁邊。沒得人理會。剛巧看見滿地上都是落下來。的紅櫻桃。一顆顆如瑪瑙珠一般。便拾起來。吃了一飽。醫生聞言。便道。這東西。還吃得麼。這都是經着雨爛了。然後落下來。的。難怪你吃了。生病說着。一而開着藥方。只管俯首沈思。却不理會。君嫻和琳兒。君嫻這時。聞說琳兒的病。不是受了驚嚇。自思。這便怪不得。那隻狸奴。可憐。這無辜的畜生。却被我錯怨了一頓。幸虧他沒有知識。設他有了知識。無端的受此冤屈。豈不要氣死了麼。又思道。這本窮源。還多半是我。不是我葬花的時候。倘然留心照顧他。他便沒有這禍了。正是一人在那裏出神。可巧他寵愛的狸奴。撲著蝴蝶。從庭下跑過。君嫻便起身將。

他一把捉住抱在懷裏口裏說道好畜生我冤屈你了說着忽聽見醫生擲筆之聲原來藥方已開完了醫生囑咐道先服兩劑再看倘然今夜明日退了熱便無病了說罷興辭而去君嫺丟了狸奴送至門口而回然後檢點藥鏹稱藥量水忙了一番藥已煎熟了奈琳兒使着頑皮的性子抵死不肯吃君嫺百方勸慰都是無效琳兒只說櫻桃好吃藥不好吃君嫺道痴孩子藥不好吃吃了却可醫病琳兒那裏肯依手脚亂揮竟把一鍾藥打翻滿地君嫺無奈只得依他不吃了晚上額角上的熱比日間更加重了不要吃粥飯只要吃茶口裏還呼着父親不置說道父親你那裏去了我正記着你你如何不記着我君嫺聽說這話一陣陣的心酸眼辣淚珠兒如珍珠般紛紛的掉下來恨不得插下兩翼飛至南京將綺秋喚回來給琳兒一看一面又掛念綺秋不知他現在可平安心事如轆轤般七上八下好不自在琳兒一夜未曾合眼君嫺也便未曾合眼待明日天明琳兒的熱覺得平淡了些却

困倦中還是低聲呼着父親君嫻再也忍不住走至書桌前提筆擬了個電報稿子催着綺秋回來那稿子道

南京鈔庫街李宅左綺秋琳病速歸嫻

擬好付與林擒拿至電報局去如今不說君嫻看護琳兒的事且說綺秋接到電報的事

春夢生評

從綺秋的病說到琳兒的病又從琳兒的病說到喚綺秋回來這是線索從君嫻要睡琳兒不許他睡說到琳兒睡着了君嫻睡不着又從琳兒睡着。了。君嫻睡不着說到琳兒一夜未曾合眼君嫻也一夜未曾合眼這也是線索

孩子們小小的一病有甚要緊醫生說吃一兩劑藥便要好偏偏君嫻這般鄭重這不是君嫻一人如此世上做母的對於兒女大抵如此粗心男

子固然不知道這個情景便是不曾做過阿娘的女子也不知道這個情景。

明明是吃了爛櫻桃生的病却先從狸奴驚人說起是有意做作也是確實情形。

狸奴是君嫻寵愛的不是驚着琳兒林擒那敢大膽罵他一聲孽畜先埋怨狸奴後來又替狸奴呼冤狸奴那裏知道只是君嫻自己處在這個境界自然而然的要生出這兩種感情來便是做書的人要寫君嫻一片痴情無從下筆却借狸奴發揮出來教這畜生居然登了場畢竟不知是冤屈了他還是擡舉了他。

情天別話

長亭小話別良友

話說綺秋病臥在秣陵旅次自從那日發了一封家信以後忽忽又是三日。

信上雖然說病已好了。實在的情形。乃是病勢日重一日。楞青見他如此。便代他延了好幾個醫生來診視。有的說是感冒有的知他是在學堂裏讀書的。便說他用功過度。醫多藥雜。攻補兼投。畢竟都沒有摸着他的病根。綺秋明知心病須將心藥醫。然這話如何能向人家說。只得悶在肚裏聽醫生猜着。啞謎兒待要辭絕了。不服藥。便又覺得在楞青面前。却情不下。楞青到覺得他病根甚深。一時難愈。便有意勸他還家養病。一天是個陰晦天氣。楞青走過書房。問綺秋病態如何。彼此問答了幾句。楞青乘間說道。兄弟要說句不情的話。不知老兄可贊成不贊成。我和你是至好的朋友。任是甚麼話都可直說。想你是。不見怪的了。綺秋道。說那裏話。我們相處兩年。彼此忘了形跡。爲何今日要講起客套來。有話只管說。贊成不贊成。這時候却不能預定。楞青忙接着道。自然是不能預定。我也沒有強迫你贊成的權力。綺秋道。如此你便說罷。楞青道。你身體有病。在客中也覺得有些不適意。麼我雖然時

時。記。念。着。你。一。天。至。少。也。要。看。你。兩。三。回。然。而。問。煖。噓。寒。終。不。及。尊。夫。人。妥。貼。周。到。那。僮。僕。們。更。不。必。說。了。據。我。的。意。思。還。不。如。回。府。養。病。爲。宜。在。理。我。是。屋。東。你。是。房。客。你。又。不。少。房。金。斷。沒。有。催。你。出。屋。的。道。理。在。情。我。們。二。人。如。手。足。一。般。恨。不。得。永。永。相。聚。不。離。也。不。願。一。日。話。別。但。是。爲。你。養。病。起。見。不。如。回。府。的。好。綺。秋。你。原。諒。我。須。知。我。這。番。話。雖。不。中。聽。却。是。一。片。至。誠。綺。秋。聞。言。沈。思。答。道。你。這。話。是。不。錯。橫。豎。學。堂。裏。也。有。兩。個。月。沒。去。了。只。管。羈。縻。在。這。裏。不。但。擾。得。你。們。不。安。便。於。我。自。己。也。是。無。謂。本。來。是。早。欲。回。家。的。只。因。我。的。病。却。不。是。回。家。可。養。得。好。楞。青。不。知。他。的。意。思。只。道。想。是。貴。處。是。個。偏。僻。地。方。沒。得。好。醫。生。所。以。你。說。這。話。綺。秋。搖。頭。道。不。是。不。是。楞。青。又。道。想。是。在。南。京。住。慣。了。一。口。回。去。覺。得。過。不。來。綺。秋。又。道。不。是。不。是。楞。青。道。既。不。是。這。樣。還。有。甚。麼。別。的。緣。故。我。却。不。知。道。了。綺。秋。道。這。我。也。不。知。道。楞。青。道。爲。甚。麼。自。己。的。事。自。己。還。不。知。道。綺。秋。皺。着。眉。頭。不。語。只。管。噓。氣。楞。青。知。

趣。知。他。必。有。難。言。的。苦。衷。便。道。綺。秋。你。疲。倦。了。麼。且。安。睡。片。刻。我。便。告。辭。罷。
停。一。會。再。來。看。你。說。着。便。起。身。走。出。楞。青。去。後。已。是。晚。餐。時。候。綺。秋。略。睡。了。
片。刻。童。子。便。報。傳。餐。這。番。是。替。綺。秋。特。備。的。薄。粥。和。些。柔。軟。易。消。化。的。菜。蔬。
如。此。也。已。多。日。了。綺。秋。一。面。感。激。楞。青。的。照。應。一。面。早。覺。得。吵。鬧。他。人。終。是。
有。些。不。安。今。天。剛。剛。聽。了。楞。青。勸。歸。家。鄉。的。一。番。話。心。裏。愈。覺。得。不。自。在。這。
時。童。子。捧。進。晚。餐。來。心。中。又。起。了。一。種。感。觸。草。草。的。喝。了。一。口。薄。粥。便。丟。下。
雙。箸。不。再。吃。了。童。子。剛。將。碗。盞。收。拾。停。當。點。上。一。燈。這。裏。楞。青。便。已。吃。過。晚。
飯。走。過。來。陪。着。綺。秋。閒。談。消。遣。這。個。淒。寂。的。黃。昏。綺。秋。道。楞。青。我。想。天。公。生。
一。個。人。偏。偏。要。別。生。一。個。與。他。做。個。朋。友。這。個。朋。友。又。偏。偏。不。能。同。居。共。處。
不。多。幾。時。便。要。你。東。我。西。大。家。分。散。起。來。照。此。看。來。豈。不。是。沒。有。這。個。朋。友。
到。還。活。樂。些。麼。便。是。夫。妻。也。是。這。樣。看。官。綺。秋。所。指。的。朋。友。不。是。專。指。普。通。
的。朋。友。乃。指。着。朋。友。兼。夫。婦。的。朋。友。後。來。『。夫。妻。也。是。這。樣。』。一。句。話。是。生。

怕。楞。青。不。明。白。他。這。朋。友。二。字。是。兼。指。着。夫。妻。便。又。另。外。找。出。這。一。句。來。在。他。人。聽。起。來。後。來。一。句。却。成。了。別。一。番。話。就。綺。秋。自。己。而。論。他。這。朋。友。二。字。是。通。指。着。孟。英。和。楞。青。他。這。夫。妻。二。字。是。暗。暗。的。指。着。自。己。和。孟。英。的。關。係。然。這。個。意。思。只。他。自。己。明。白。楞。青。那。裏。明。白。楞。青。只。當。朋。友。是。指。他。夫。妻。是。指。莊。君。嫻。便。道。朋。友。相。知。在。心。何。必。要。刻。刻。守。在。一。塊。纔。算。快。樂。若。夫。妻。要。一。世。不。離。却。也。容。易。辦。得。到。楞。青。說。這。話。時。自。己。覺。得。有。隙。可。乘。正。可。趁。此。勸。他。還。家。了。不。料。綺。秋。突。然。答。道。既。是。夫。妻。自。然。容。易。辦。得。到。只。怕。不。是。夫。妻。綺。秋。這。話。分。明。是。說。出。他。有。個。不。能。成。夫。妻。的。情。人。了。楞。青。聽。了。便。是。一。驚。便。道。照。此。看。來。豈。不。是。你。別。有。個。非。正。式。的。夫。人。此。刻。不。能。見。面。麼。綺。秋。忙。辯。護。道。不。是。不。是。你。不。要。誤。會。了。上。文。說。的。是。夫。妻。和。朋。友。這。回。我。說。『不。是。夫。妻』便。不。待。註。解。是。指。着。朋。友。了。斬。絕。說。一。句。我。此。時。是。不。能。不。回。去。的。只。是。一。回。去。便。離。了。你。教。我。如。何。不。寂。寞。所。以。我。說。出。這。番。話。來。楞。

青乘機答道。你。不。回。去。便。離。了。尊。夫。人。你。到。不。嫌。寂。寞。麼。你。不。嫌。寂。寞。橫。豎。是。你。自。己。願。意。你。也。不。顧。他。人。寂。寞。麼。綺。秋。被。他。問。得。沒。話。回。答。漲。紅。了。臉。只。得。說。道。楞。青。你。又。說。笑。話。了。停。了。一。嚮。又。道。我。今。夜。和。你。談。天。便。把。精。神。提。了。起。來。反。不。覺。得。困。倦。只。恐。你。去。後。我。這。一。夜。便。睡。不。着。了。楞。青。道。既。然。如。此。我。便。不。敢。多。擾。了。綺。秋。道。不。妨。不。妨。我。決。意。後。天。動。身。回。去。的。和。你。一。別。不。知。何。日。再。能。見。而。況。我。命。在。呼。吸。或。者。這。回。是。我。們。二。人。的。末。次。談。論。也。未。可。知。好。在。我。還。支。持。得。起。便。是。談。至。天。明。也。不。幸。負。了。這。一。夜。只。是。累。着。你。沒。得。睡。罷。了。楞。青。你。可。願。意。伴。我。麼。楞。青。道。這。麼。我。便。要。說。一。千。聲。願。意。綺。秋。道。你。便。說。我。便。數。楞。青。道。只。是。不。要。數。錯。了。綺。秋。道。難。道。我。在。學。堂。裏。習。過。好。幾。年。算。學。連。數。也。不。識。麼。楞。青。道。我。這。話。又。說。錯。了。應。該。罰。我。多。說。一。千。聲。願。意。說。着。便。道。願。意。願。意。願。意。綺。秋。一。面。數。着。道。一。二。三。剛。剛。說。了。三。聲。忽。聽。得。壁。上。自。鳴。鐘。叮。叮。的。敲。起。來。楞。青。便。停。了。嘴。傾。耳。聽。鐘。聲。聽。

罷說道。甚麼。又十二點鐘了。照這樣看來。一夜還說不完。綺秋尙未回答。忽然童子推着門。匆匆的走進來。說道。左先生有電報來。綺秋一面問是那裏來的。一面接過來。看看罷。便向楞青道。原來是家中催我回去的。這麼。我明日便動身。罷楞青聽說是他家中催他回去的。想是他夫人。在家中等他。却不知是小孩子生病。本來要想調笑他的。只因時候已不早了。生怕多耗了。綺秋的精神。便立起來道。你既然明日要動身。這時候不早。可要安睡了。我便去罷。說着。走了出去。這裏綺秋。聞知兒子生病。又打電報來。叫自己回去。想病是很重的一時。又有千愁萬感。襲入心來。一頭倒在床上。那裏睡得着。心中一陣難過。好像有甚麼東西。抓着他的心。一般。自十二點鐘。至明日七點鐘。這個時候。在尋常。本是蜜甜的時候。獨是綺秋。度過這幾點鐘。却如過難一般。好容易熬到明日七八點鐘。便起來。預備一切。不料楞青已先起身。替他收拾行李了。用過點心。楞青親自送他上了小火輪。彼此說了許多。

分袂的話不消細說。片刻小火輪開行。綺秋便離了南京一步步的向家鄉行來。

春夢生評

綺秋一肚皮的心事悶在肚裏。自然是不安頓。不期然而然的要從言語間流露出來。倘使遇着一個知心人。勞勞叨叨的長談一夜。傾瀉無餘。便譬如受了風寒的病人。一旦用藥。將風寒發表出來。那病也自然去了。然而綺秋和楞青不可不云。是知心的朋友。而綺秋一肚皮的心事。仍是不能向楞青直說。只好隱隱約約吞吞吐吐的好像。是說着好像是說不着。好像是說了一半。還有一半。是啞謎。要楞青自己去猜摸。好像是偶然說了一點端倪。生怕楞青知道。又忙用他話迴護過來。楞青是綺秋最好的朋友。然而這心事。尚不可向他說。那不相干的人。更不必談了。多情人的苦處。到這地步。不啻是自己箝制自己的言論。自由他人箝制。還有法子對

付自己箝制自己便只好任他箝制便悶死了也無法一吐胸中的鬱結我讀此段文章我替普天下多情人一哭

分明是君嫻打電報叫綺秋回來却在未接到電報的前頭先敍楞青勸他回家他自己預備回家這都是題前的文如此說來便不板滯

情天賦話

萬語千言說不清

話說綺秋自南京趁了小火輪匆匆回至宣城挈了行李走至自己宅前敲門而入林檎君嫻次第出來綺秋一見君嫻便問琳兒怎麼樣君嫻道這兩天却已好了熱也退了這時剛剛睡着又指着房裏道你去看他罷他睡在床上林檎聞言便將門簾掀起待綺秋進去綺秋走進望了一回便道這時可不要驚了他又道兩年沒看見他却長得這樣大了君嫻道兩年來你却瘦得這樣一面說一面也走進房來問綺秋道你病可全好了麼這回路上

來遮莫又受了風寒麼。綺秋道：「不相干。我到不怕風寒。」君嫺道：「病後總要自己保養，不可使着性子和天氣相爭。」一回琳兒已醒了。君嫺道：「琳兒，你日日念着你父親，今日你父親回來了，你可和他親熱親熱，偏偏小孩子的性質是無定的。」這時琳兒又發了他頑皮的性子，却呆呆的立在一邊，覺得綺秋好像是個生疎客人，不肯走近前去。綺秋問道：「琳兒，你病好了麼？」琳兒答道：「好了。」綺秋笑着向君嫺道：「甚麼琳兒生了病，還不是你聽見我在外面生了病，便捏造這事騙我回來麼？」我雖然上了你的當，却也感激你。君嫺聞言，覺得受了冤屈，滿面漲得緋紅，說道：「你不必任意誣陷他人，你只管問林擒去。」可是琳兒生了病，綺秋道：「我這話本不應該說，只算是我說錯了，請你不必計較罷。」這時已是薄暮時候，林擒已備好晚餐。君嫺、綺秋同至廳上用膳。綺秋的病本是心病，只須他心裏舒服，病也去了。身肢也安適了。這回和妻子隔別兩年，一旦相見，心中自然生出一種樂趣來，任便甚麼事，牢踞在他

心裏的都要被這樂趣擠了出去。便是記着孟英的一片痴情也暫時拋撇盡淨。本來是茶飯無心。這時到覺吃得下去。晚飯後便是黃昏時候。林檎伺候。茶水已畢。點上燈火。便管他冷清清的一個人去睡了。這裏綺秋君嫻對着一盞短檠。閒坐了一回。琳兒從他們那邊來。來往和自己的影子相戲。君嫻便趁這時絮絮問綺秋的病況。說道：「你在外面生了病也應該給個信兒告訴我。怎麼竟瞞着我。直至病好了纔有信來。」綺秋道：「也是怕你記念着。所以不教你知道。你須知世上最苦的事便是意中人天各一方。我在這邊。他在那邊。我心裏明明知道他的苦況。却看不見他。他心裏也明明知道我的苦況。却看不見我。君嫻聞言便不等他說完。忙將一言截住。綺秋的話道：「你這話是指得那一個綺秋。怔了一怔。忙道：「我分明是指得你。你爲何却問指得那一個我。這番話是解釋我病中無信給你的理由。你還當我是指着別的人麼。」君嫻陪笑道：「我的意思不是如此。你也休得誤會了。」綺秋道：「不

是如此却是怎樣。君嫺便別預備了一番。答詞道：我明知你這話是指着我。我却。不願受你這話。所以要問。是指得那一個。綺秋驚訝道：莫不是我。有甚麼事。得罪了你。麼爲何不願意受我這話。君嫺道：我和你又不是一別。永不能見面的。你這番話。似乎不是個吉祥。朕兆。綺秋道：這也離奇了。甚麼。又說起不吉祥的話來。你這話。豈不是越說越遠了。麼。君嫺道：這話。還不算遠。你便說我迂遠了。偷然。我將平日的理想說出來。還不知你要怎樣驚訝。綺秋道：這樣。你便說給我聽罷。我却要領教。領教。君嫺微咳了一聲。咽了一口香涎。剛剛要說時。綺秋忽然笑着說道：你看。琳兒已靠在壁角裏睡着了。君嫺聞言。忙向綺秋指處看去。果見琳兒靠壁坐着。打渴睡。連忙起身。將他抱入懷中。一面呼着琳兒。教他不要驚怕。一面自責道：這多半是我不好。貪着說話。便把我兒子。丟了。不問訊。又埋怨林擒道：林擒也不知那裏去了。却不來照顧他。原來這時。林擒已睡着了。自然是無人理會。君嫺的話停了一會。君

嫻。忽。然。自。己。想。起。林。擒。往。日。都。是。伺。候。我。睡。了。他。再。睡。今。天。偏。偏。睡。得。這。麼。
 早。他。也。是。知。趣。的。女。孩。子。我。幾。幾。乎。又。要。錯。怪。了。他。自。從。他。們。看。見。琳。兒。打。
 渴。睡。便。把。君。嫻。和。綺。秋。的。話。柄。打。斷。了。君。嫻。安。置。琳。兒。睡。覺。替。他。寬。衣。解。帶。
 弄。了。好。一。會。纔。弄。妥。貼。了。這。裏。綺。秋。本。來。是。憂。鬱。過。度。身。體。虛。弱。的。人。這。回。
 和。君。嫻。絮。談。都。是。將。精。神。提。了。起。來。所。以。還。不。曾。露。出。疲。倦。的。態。度。其。實。是。
 連。日。在。途。中。吃。了。辛。苦。那。筋。力。也。便。困。乏。到。極。地。了。和。君。嫻。絮。談。時。硬。將。精。
 神。提。起。及。君。嫻。嬌。喉。一。歇。他。這。裏。的。精。神。也。便。掉。了。不。起。立。刻。支。持。不。住。便。
 憑。着。書。桌。也。睡。着。了。君。嫻。安。置。琳。兒。已。畢。回。頭。看。見。綺。秋。這。般。情。形。不。覺。得。
 好。笑。起。來。輕。輕。的。將。綺。秋。肩。背。拍。了。一。下。呼。道。你。剛。剛。嘲。笑。琳。兒。立。刻。自。己。
 露。出。馬。脚。來。這。不。是。眼。前。的。報。應。麼。綺。秋。覺。得。無。言。回。答。便。硬。着。臉。半。睡。半。
 醒。的。說。道。這。麼。你。也。抱。我。睡。去。一。面。說。一。面。解。衣。上。牀。垂。下。羅。幃。羅。幃。外。只。
 賸。一。盞。孤。燈。冷。清。清。的。沒。人。理。會。他。直。至。熬。到。天。明。那。一。粒。紅。豆。還。是。不。滅。

却没人省識他夜來的苦況了。如今不說綺秋和君嫻的事，且說楞青別了綺秋以後的事。

春夢生評

分別因琳兒生病打電報叫綺秋回來，偏偏綺秋到家，琳兒的病却已好了。分明是琳兒口口呼着父親，然後打電報叫綺秋回來，偏偏綺秋回來了。琳兒又覺得他是個生疎客人，真正變化無窮，令人捉摸不定。

綺秋道：『不相干，我不怕風寒。』這句話是綺秋於無意中自道他的病根，只是君嫻不知道。

綺秋所說的『世界上最苦的事』一番話，確是指着孟英而發。自然逃不過看官的眼睛。君嫻却是似乎解悟，似乎是不解悟，恍恍惚惚，自己也不知入了五里霧中。所以他回答綺秋的話，都是支吾了。

『林檎伺候茶水已畢，點上燈火，便管他自己冷清清的一個人去睡了。』

「這幾句話寫盡林擒的聰明伶俐。君嫻一回埋怨林擒，一回自悔，錯怪了他人，依然是對於狸奴的那付神態。」

琳兒渴睡一節，一面是截住上文，一面是引起下文。

君嫻平日的心理說出來，必然好聽，不說出來，令人想像，越是有味。

情天奇話

心猿意馬神無定

話說楞青是生長在南京的。二十年來，天天奉侍着父母，守在家鄉，不曾離鄉一步。又沒有結婚，也沒得記在心裏，一刻放不下的人。滿胸都是樂趣。那裏知道這世上還有一種淒涼寂寞的境界，也不知道這世上有一種冷靜孤單的况味。自從孟英去後，雖未免少了一個朋友，却喜還有個綺秋和他做伴，尚不覺得十分冷靜。這時情竇雖開，然和孟英乃是中表親戚，那情字的魔力，便射不到孟英身上。所以也不如綺秋這般思念不已。及至綺秋還

家以後他便成了一個孤單無伴的人。雖然家庭內自有樂趣。然在父母前頭一舉一動終有幾分拘束。不比和朋友相處可以任意不拘。因此便覺得忽忽不樂。書也不高興讀。飯也不願意吃。旁人不知道。只說他有病。他自己不知道。暗暗的消受孤單的況味。也只說是感冒了風寒。便向學堂裏請了一個禮拜的假。有時在家中隨意翻閱着小說詩詞。消遣光陰。有時天朗氣清。便出外閒步一回。呼吸那新鮮的空氣。如此天復一天。心頭鬱結終是不舒自己。也不知要到一个甚麼地方。心裏纔舒服。或是要做一件甚麼事。心裏纔暢快。每日的情形都是如此。不消細說。單說有一天是個和煖的天氣。這時已是四月上旬。那殘春雖然未盡。而天然的風光已換了一付初夏的態度。一株株的桃樹李樹。殘英都落盡了。再也尋不出一點紅色。黏在樹上。只是碧油油的長滿了一樹肥葉子。楊柳搖搖擺擺的在風中飛絮。如雪點般隨風飄蕩。楞青坐在家中。覺得無聊。便吩咐童子跟着自己。走至郊野散

一。回。步。楞。青。不。知。不。覺。的。便。已。走。出。城。外。到。了。一。個。鄉。下。地。方。仰。首。四。望。天。清。無。雲。萬。里。清。天。好。像。似。一。張。淡。綠。色。的。洋。紙。直。垂。下。來。四。面。都。接。着。地。那。地。上。四。野。都。是。如。人。高。的。麥。苗。一。兩。家。鄉。人。的。茅。屋。從。楊。柳。陰。中。露。出。一。椽。一。角。來。一。派。首。夏。的。景。致。確。能。令。人。生。出。一。種。快。樂。的。觀。念。來。把。煩。憂。積。恨。都。消。釋。了。楞。青。襟。懷。一。暢。便。隨。口。吟。着。古。人。詩。句。道。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一。回。又。聽。得。啾。啾。的。黃。鸝。聲。從。綠。樹。陰。中。隨。風。散。將。出。來。又。想。起。詩。經。上。鳥。鳴。求。友。的。那。幾。句。話。忽。然。悟。得。人。生。在。世。被。世。上。種。種。的。事。情。牽。制。了。反。不。如。黃。鳥。在。樹。林。中。過。得。自。由。自。在。我。今。聽。這。鳥。聲。想。起。求。友。的。詩。便。不。期。然。而。的。要。記。念。着。綺。秋。了。這。念。一。轉。又。悟。得。從。前。鬱。鬱。不。樂。都。是。爲。得。別。了。綺。秋。却。是。無。人。點。破。自。己。也。說。不。出。這。個。緣。故。來。一。旦。點。明。了。好。像。一。個。悶。葫。蘆。被。他。打。破。這。個。快。樂。真。是。說。不。出。想。着。便。不。禁。仰。天。大。呼。道。綺。秋。綺。秋。我。想。得。你。好。苦。他。心。裏。是。樂。口。裏。偏。要。說。是。苦。看。官。須。知。他。這。個。苦。字。是。

說從前的苦並不是說今日的苦。這時候他那童子剛剛臥在淺草鋪就的茵褥上睡着了。却被楞青一呼將他春夢驚醒。分明聽得楞青的話。便道：「不得相公是害了相思病麼？」爲甚麼驀地的說綺秋綺秋。我想得你好苦。」我只聞人家男子想着女子。或者女子想着男子。纔要害相思病。却不知道男子也想起男子來。這真是新發明的相思病了。楞青叱斥他道：「休得胡說。甚麼新發明。舊發明。你知道甚麼事。」童子道：「新發明的這句話。我確是沒有聽見。他人說過。只常常聽見。你和左先生說的聽慣了。也便把他亂扯了來。用張冠李戴。文不對題。我都不管了。」楞青道：「說到也沒有說錯。」童子道：「既然沒有說錯。你爲甚麼又要叱斥我。說着伸手摩了頭。然後說道：『我知道了。這新發明。』三個字。莫不是你利左先生談話所用的秘密口號。麼。難怪我只聽見你們說。總不懂他是個甚麼意思。你們的秘密口號。被我識破了。怪不得你要發怒。楞青聞言。又笑又怒。便用手揮着童子道：「快走開些。不要在

這裏胡鬧童子被他叱得沒趣，便落落拓拓的立在一邊，不是從前高興口裏，却還說道：「不管他『新發明』是南京話，是北京話，但我家相公害了相思病，總是真的相公，我怕你害的是單思病罷。這時楞青一心記念著綺秋，却也不理會童子的話，也無心流連風景，呆呆的立了一回，自己思想著用個甚麼法子慰藉相思。這法子的第一步便是寫封信去問他近況，也將我的情形告訴他。然而千言萬語沒頭沒腦的，却教我從何處寫起。正在那裏出神，忽聽得童子呼道：「相公，你不見東邊一片癡雲，那雨又來了麼？我們離城有好幾里了。這時不回去等那雨落了下來，看你如何回去。」楞青聞言，仰首一望，果見萬里清天，片刻間已變得黯黯的，太陽也不知那裏去了。只有重重的烏雲，做成雨勢，挾着東南風，一片片的自遠方奔馳而來。楞青看了這光景，又覺得胸中沉悶起來，好像他胸中的癡雲宿霧也一齊擁上心頭，把他一點光明的心地已遮沒了一般。便道：「這時我身體又不適。」

了。快回去罷。說罷便回頭尋着歸路。同是一樣的路。來時却覺得快。歸時便覺得慢。楞青身體倦了。越覺走得吃力。童子却丟他在後面。只管自己向前。而奔楞青呼着他。少等一等。童子便道。我早叫你不要出城。這都是你自己討得苦吃。與我何干。楞青回頭看看雨勢。又從後面追了來。也不得不勉力奔馳。好容易纔走到家。却見父母已立在門首。探望說道。好險你這單弱的身子。倘然遇了雨。却如何了得。楞青氣喘得回答不出話來。只拿手帕揩着頭上的汗。跟父母走進門去。那天上傾盆的大雨。便落下來了。楞青休息了一回。又吃過晚飯。然後拂箋磨墨。寫一封信。寄與綺秋。這便算是他慰藉相思的第一步方法。如今不敘他信中說得甚麼話。且敘江孟英在越中的情形。

春夢生評

從憂寫到樂。又從樂寫到憂。迂迴委曲。寫出一個情字。

悲歡哀樂是蘊在心裏的。有時受着外界的感觸，便發洩出來。使楞青不看見初夏的野景，也便沒有一番樂觀。不聽見黃鸝，也不能反引起他離別的感慨。然而野景自是野景，黃鸝自是黃鸝，都和楞青無干。便是同見同聽的，也有一個童子。他見了聽了，却不覺得樂，也不覺得悲。只是籍草酣眠，又可見得必定自己心中先有了悲歡哀樂。然後觸景而發，心中沒有悲歡哀樂。外界不相干的景物，也不能替人造出悲歡哀樂來。

童子道：『這真是新發明的相思病了。』這句話却被他道着了。楞青的病，真正是新發明的相思病。

童子學講『新發明』三字，是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鄉下人拾城裏人的口，慧粗鄙人拾文雅人的口，慧老學究拾新學家的口，慧往往都是如此。而且有張冠李戴，文不對題的。童子這句話，尙算不會說錯。畢竟他是聽慣了自然而然的，有幾分明他的意義了。

情天媚話

惺忪媚眼玉生香

話說江孟英自從被父母拘束在家。忽忽誤了求學的光陰。一天復一天。一春九十日。差不多便過完了。當時在學堂裏。一天有六點鐘的工課。連自修算起來。每天平均有八點鐘。自從禮拜一盼到禮拜六。纔得禮拜到手休息一天。這一天的光陰。真是比蜜還要甜。這回拘束在家中。一連九十天。便一天是禮拜。孟英反過得厭煩起來。每想到學堂裏的樂趣。只願意天天上課。却不願意度這寂寞冷靜的禮拜日。有時翻出幾本書來看看。只當在學堂裏自修一般。偏偏看不了幾頁。便覺得困倦起來。就要把他丟開了。或者自己剛剛看得入神。鄭夫人偏要喚他去說閒話。也只得掩了卷去。和他敷衍。單說有一天。孟英在鄭夫人那邊談了一回閒話。然後回到自己房裏。覺得身肢有些困乏。支持不住。便垂下簾子。躺在榻上休息。一回剛在昏昏沈沈。

要入睡鄉的時候。忽聽得外面嬌聲。喚道。我剛奉太太的命。把簾子捲起。好教風吹進來。不知甚麼人。又把他放下。停回太太看見。不又要罵死我麼。孟英被他這幾句話。將睡魔驅逐了。心裏好生焦燥。知道這外面說話的是婢女。棠花便呼道。棠花。簾子是我放的。你剛才說些甚麼。棠花道。我却不知是小姐放的。錯說了話。該死。該死。一面說。一面走將進來。說道。小姐。你垂着簾子。這房裏悶悶的一點風也不透。你到不怕悶死麼。又道。小姐。你剛剛在太太那邊說話。爲甚麼又回來睡覺。我看你是無情無緒的好像有甚麼心事。一般。孟英不等他說完。便連忙截住了。道。快出去。不要胡說。棠花被他一叱。便笑着道。小姐。不要見怪。我是說小姐。忽忽不樂。莫不是剛才在太太那邊聽了甚麼話。受了冤屈麼。孟英道。死丫頭。你又來多嘴了。太太有甚麼冤屈。教我受。便是有的。也不過一時的事。到後來。太太自然明白。那裏用得着我。忽忽不樂。你若再如此胡說。我便告訴太太去。敲斷你的骨頭。棠花聞言縮

首伸舌做了。一個鬼臉。白道：「好利害！一回又問孟英道：『小姐，你可要吃茶麼？』孟英道：『茶是要吃，只是不敢難爲你。你是伺候太太的，爲甚麼只管偷着工夫來和我胡纏？你快去罷。』正恐太太在那邊喚着你，我只託你便中關照。梨花一句叫他不要只管亂跑，也應該在我身邊坐一刻兒。』棠花答應着，便一面走將出去。可巧遇見梨花和幾個小孩子在花園門首踢毬子。棠花便上前去，從後面伸手把他雙眼遮住了。梨花却猜着幾分是棠花，便道：『棠花，太。太。剛。才。在。那。邊。叫。你。你。却。躲。在。這。裏。來。玩。耍。』棠花道：『你休說人家，你自己躲在這裏玩耍，却累得我代替你伺候小姐。』剛剛又遇着太太喚我，這真叫我兩面不討好。』太太倘然問我，這回從那裏來，我却不知是直說的好，還是不直說的好。』梨花聞言忙道：『剛才我說的，一番話是和你相戲的。』太太並沒有喚着你也未必問你。這回從那裏來，倘然問起你，你便說一句便搪塞過去了。又何必說真話。』棠花道：『你總算是個忠心了。頭處處衛護你家小姐，無非。』

是。想。你。家。小。姐。將。你。嫁。個。好。人。家。須。知。這。事。由。太。太。做。主。把。結。小。姐。是。無。益。的。便。是。小。姐。自。己。的。事。也。都。在。太。太。手。裏。我。看。小。姐。這。幾。天。愁。眉。皺。臉。昏。昏。的。只。要。睡。覺。我。却。不。知。他。有。甚。麼。心。事。他。看。見。我。時。時。在。太。太。那。邊。走。動。他。是。不。肯。在。我。而。前。漏。一。個。字。的。你。是。他。貼。身。的。丫。頭。應。該。曉。得。清。楚。你。可。告。訴。我。麼。梨。花。道。我。和。你。是。一。樣。的。丫。頭。小。姐。有。甚。麼。事。不。肯。教。你。知。道。那。裏。肯。教。我。知。道。到。是。你。的。眼。睛。利。害。看。得。出。他。心。裏。有。甚。麼。事。我。却。看。不。出。待。我。去。向。他。問。個。明。白。說。着。便。抽。身。向。裏。面。走。棠。花。忙。呼。着。道。使。不。得。使。不。得。你。若。向。小。姐。問。長。問。短。那。我。和。你。都。晦。氣。了。梨。花。却。不。理。會。只。管。他。向。屋。裏。走。去。揭。開。門。簾。子。見。了。孟。英。問。道。小。姐。你。這。時。身。體。又。不。好。麼。孟。英。閉。着。眼。睛。低。聲。答。道。梨。花。你。到。那。裏。去。了。我。剛。剛。等。了。你。半。天。也。不。見。你。的。影。子。這。時。我。剛。要。睡。着。了。爲。甚。麼。又。要。你。來。叫。小。姐。小。姐。梨。花。道。這。是。我。不。好。只。貪。着。和。棠。花。說。話。却。累。得。小。姐。久。等。了。該。死。該。死。孟。英。道。你。和。棠。花。說。些。甚。麼。

話可快。告訴我。梨花道。却不曾說起。小姐也不曾說起。太太孟英佯怒道。『不曾說起。小姐不曾說起。太太』你這話是甚麼意思。難道太太小姐也有甚麼話。怕你們說麼。梨花道。這話是我說錯了。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不過談了幾句。偷閒玩耍的話罷了。孟英道。如此也罷了。梨花道。小姐可是身體不適麼。爲甚麼長天大日的。只管睡覺。這時候天氣很好。也要到花園裏去散散心麼。孟英道。我心裏本來是活樂的。坐在房裏也是散心。爲甚麼要到了花園裏。纔散心。梨花聞言。無語停了一回。孟英又道。梨花花園裏的白牡丹。花可曾開了麼。梨花道。還等到這時候麼。老早便開過了。孟英道。茶蘼花又怎麼樣。梨花道。也已謝了。孟英微微的噓氣道。日子便過得這樣快麼。又道。梨花可怎樣了。梨花聞言。知道孟英和他相戲。便回答道。這事我却不知道。孟英又道。這話我不應該說。我甚麼將殘花落英和你一例說。停了一回。孟英又道。梨花我這時候不願意到花園裏去。還是要睡覺。你可不要做聲。只

默。默。的。坐。在。房。裏。伴。着。我。也。不。許。走。開。倘。然。我。醒。轉。來。的。時。候。喚。你。不。着。你。可。小。心。你。受。罰。梨。花。答。應。着。便。依。牀。坐。下。守。着。孟。英。也。不。敢。發。一。點。聲。音。驚。動。他。小。姐。孟。英。戚。戚。的。睡。了。一。回。不。知。幾。時。纔。睡。着。了。如。今。不。敘。孟。英。醒。後。的。事。且。敘。綺。秋。在。宛。陵。的。事。

春夢生評

家。庭。間。無。限。難。言。的。苦。況。都。從。兩。個。丫。頭。口。角。裏。流。露。出。來。須。知。此。文。寫。棠。花。梨。花。處。都。是。寫。鄭。夫。人。和。孟。英。

孟。英。極。力。辯。白。太。太。沒。有。甚。麼。冤。屈。教。他。受。越。顯。得。他。受。了。冤。屈。孟。英。極。力。辯。白。他。心。裏。本。來。是。快。樂。的。越。顯。得。他。心。裏。不。快。樂。

先。問。白。牡。丹。又。問。茶。蘼。花。復。從。牡。丹。茶。蘼。感。觸。到。梨。花。來。再。進。一。步。便。要。說。到。自。己。的。身。世。了。恰。好。梨。花。是。雙。關。所。以。孟。英。纔。肯。裝。癡。裝。呆。隱。隱。約。約。的。說。出。這。句。話。來。倘。然。不。是。雙。關。孟。英。那。裏。肯。說。這。話。孟。英。說。了。這。話。

梨花無語也便算了。偏偏要找出一句『不應該將殘花落莫和你一例說』的話來。便可見孟英心中無限的春愁不期然而然的要流露出來了。然而仍是利用着梨花是雙關。纔肯借此一吐他胸中的鬱結。

無論甚麼人他的一種閒愁。閒怨。往往從閒中生出來。倘然在那閒愁。閒怨未生以前。有件甚麼事束住了他的心思。便免得這愁和怨。等到愁怨已經生了。再拿別的事來消遣他。這效力便很小了。孟英無聊的狀況。不問而知。是從拘束他不使他入學堂。生出來的。到這時候。已成了一種困懶形狀。便再教他入學堂。恐怕他也不願意了。分明是鄭夫人錯用了政策。不能因勢利導。便生出多少枝節來。

情天豔話

旖旎深情花解語

話說光陰迅速。真似白駒過隙。綺秋從南京回來的時候。還是暮春。忽忽春

盡夏來。又是炎暑的時候了。綺秋回家以後。接到楞青的一封信。上面勞勞叨叨的多半是訴他自己的苦況。綺秋看了。回想當初聚首一堂的光景。也不覺生起一番今昔的感慨來。心裏也有許多的話。要想細細寫出來。告訴楞青。偏偏一天到晚。只被君嫻和琳兒纏住了。沒得一刻閒工夫。弄這無聊的筆墨。有時候一個人獨坐着。便記念起孟英和楞青來。只得自己說道。孟英消息全無。不知他這時候是個甚麼樣子。楞青的境況也寂寞了。他有信來。我却沒得信去。分明是負了朋友的厚意。想罷。便如坐在針氈中一般。刻刻不得安樂。然而每每想到這裏。遇着君嫻或是琳兒來了。又把這一願拋開了。這時是個盛夏的時候。綺秋在家中。伴着嬌妻愛子。少不得有一番消夏的方法。消遣這如年的日子。浮瓜沈李。雪藕調冰。無非是些常科舊套。不消細說。單說有一天。本是個酷熱的天氣。寒暑表升至九十度。上下只因午飯過後。突然下起一場大雨來。將如灼如蒸的暑氣都驅退了。雨止雲開。屋

角裏曬過一陣。殘陽便有冰清玉潔的明月在澄清無滓的天空中高懸著。一陣陣的新涼撲向人身上來。好不爽快。晚飯吃過了。綺秋便攜着妻子在花園裏散一回步。領略這『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的風味。便覺得襟懷曠達。天機流暢。沒有一些不適宜的事情。縈繞心頭。却不料在園中閒步了一回。便由南面曲曲折折。走到北面。突然看見老柏樹下一堆黃土上面立著一塊石頭。石頭上還有紅色的『芳塚』二字。俯首細察。乃是鐫在石上用硃砂填成的。綺秋便道。君嫻這芳塚裏却是葬得何人。君嫻道。你要問這人麼。這人是姓陶。綺秋道。請教他的名字。君嫻便俯首不語。林擒知趣。替他答道。名字叫做花。綺秋道。原來是桃花。好個有福的桃花。生了你這個孝順子。孫君嫻道。不是這樣說。若說我葬了花。便算是花的子孫。那世上行善事。葬義塚的人。便都是孤魂野鬼的子孫了。你這話若說出去。豈不是教那些慈善家聽了生氣麼。綺秋連忙認錯道。這話是我說錯了。然而我也聽得。

人家說美人便是花的化身。將你比着花。總算不會冤屈你。君嫺道。比着花。便比着花。爲甚麼。要比着花的子孫。綺秋道。既然做了花花。也不是無根無種。憑空生出來的。自然有個祖宗。你有了祖宗。你自然是子孫了。說得君嫺笑了起來。林擒插言道。小姐葬花。是愛惜花的一番心事。却和孝順不同。綺秋道。小姐愛惜到花。他真算是多情的人了。林擒道。小姐無論甚麼物。他都。是愛惜的。不但是花。綺秋便問道。小姐也愛惜你麼。林擒道。自然。君嫺道。林擒小姐却不愛惜你。你平日受了小姐刻遇。苛待你。且在相公面前。伸訴。林擒道。別的沒有苛刻。只是天天要我伴着他玩耍。是苛刻了。看官。林擒這句話。分明是說得一句反話。他說『天天伴他玩耍。是苛刻』。他的意思。便是『天天伴他玩耍。再要快活。也沒有了』。誰知綺秋。就他這話。生出一句。最有趣味的話來。當時綺秋說道。林擒的話。不錯。這真是苛刻了。林擒長得這麼大了。應該把他嫁個男孩子。教他伴着丈夫玩耍。這纔不算苛刻。

爲甚麼只管教他伴着小。姐。玩耍。『天天伴着小。姐。』一天一天的過去到底伴到那一天止。這一番話又說得君。嫻。笑起來。再回頭看看林。檜。誰知他剛聽得綺。秋。說了一半。便害羞起來。早已一縷煙逃走了。君。嫻。看看林。檜。已走開了。便向綺。秋。道。如今不要說笑話了。林。檜。長得這麼大。是應該把他嫁去的。只是這小。妮。子。乖巧。不過他走了。我便如少了一隻手。一般。教我如何過日子。但這是他終身的事。我也不能爲着我。就。誤。了他的青春。只是有一件難事。把他嫁個上等的人。人家。又不要把他嫁個下等的人。又是冤屈了他。因此一天一天的挨過去。也不知。就。誤。了多少天數了。人家說一刻千金。你試想一天有幾刻。一年有幾刻。只管如此挨下去。真正如你所說的。『到底伴到那一天爲止。』我想這件事情。我却不能做主。還要和你商量。看官。君。嫻。說。『還要和你商量。』這一句話裏面也含着好幾個意思。他只是含含渾渾的說了一句。教人家自己去思量他的意思。在那裏。他這話究竟

是。教。綺。秋。替。林。檜。揀。一。個。人。家。還。是。將。林。檜。交。付。在。綺。秋。身。上。做。書。的。人。也。不。能。的。確。指。定。只。好。含。渾。說。了。過。去。且。聽。綺。秋。的。回。話。當。時。綺。秋。聞。言。却。不。理。會。因。他。心。裏。又。別。有。一。番。感。觸。所。以。不。曾。留。心。這。個。問。題。原。來。他。心。中。本。是。歡。樂。的。却。因。君。嫻。一。番。話。引。起。傷。感。來。自。思。道。女。孩。子。長。大。了。應。該。要。嫁。人。的。如。花。似。錦。的。青。春。那。裏。可。以。耽。誤。但。這。擇。婿。的。事。也。很。是。件。難。事。不。是。過。高。便。是。過。低。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女。孩。子。草。草。的。嫁。了。一。個。人。斷。送。了。他。畢。生。的。幸。福。也。不。知。有。多。少。女。孩。子。選。婿。太。苛。便。耽。誤。了。眼。前。的。光。陰。這。番。苦。況。我。們。男。子。那。裏。知。道。我。聽。了。君。嫻。的。話。便。覺。得。他。語。語。親。切。真。正。不。是。多。情。人。不。能。說。出。這。話。不。是。女。子。也。不。能。體。貼。到。此。我。不。聞。這。言。也。罷。聞。了。叫。我。如。何。不。傷。感。眼。前。便。有。一。個。林。檜。拿。他。無。法。安。置。心。中。還。有。一。個。孟。英。不。知。他。這。時。的。境。况。又。是。如。何。想。罷。便。覺。得。心。中。鬱。結。不。舒。微。風。吹。到。身。上。來。反。嫌。他。過。冷。不。能。支。持。便。向。君。嫻。道。我。們。不。要。只。管。貪。着。閒。談。時。候。可。不。

早了也應該歸去睡覺罷說着剛巧林檎從裏面走來君嫻便問這是甚麼時候林檎道兩點鐘敲過了君嫻擡頭看看明月已斜向西方去了這時萬籟皆寂只聽得微風吹着樹葉瑟瑟的響君嫻抱着琳兒和綺秋歸去安睡不提如今且敍李楞青的事。

春夢生評

前半敍綺秋忘記了孟英後半又敍綺秋念着孟英不忘畢竟綺秋是多情人忘了孟英也是多情念着孟英也是多情。

從桃花說到林檎從林檎說到孟英這叫做多愁善感。

同是一句話往往有兩個解釋人家往往因他有兩個解釋或是誤會了他或是利用着他便生出多少枝節來林檎『只是天天要我伴着他玩耍是苛刻了』這一句話便是個榜樣這話在林檎本是無心說出在綺秋偏要強詞奪理替他另生出一個意思來偏偏也說得理同義足林檎

的事不過是說說笑笑罷了。世上還有多少悲歡哀樂猜疑嫌忌的事。往都從這個地方生出來。由此例。我便要說這模稜兩可的話。是世界上最罪惡的禍根了。

情天趣話

相思刻骨最難禁

話說李楞青寫了一封信。寄與綺秋。便天天盼他的復函回來。誰知等了好幾日。仍是沈沈的沒個消息。越發覺得無聊起來。自思道。我這封信本來是託他慰藉相思的。誰知反惹起我的無聊來。却悔當初多寫了這封信。我不知這信入了綺秋的眼。他却甚是麼樣的情形。難道他纔別了幾日。便忘了兩年來朋友的交誼麼。或者是被他夫人看見了。知道我們朋友情深。便埋怨從前綺秋不回家去。都是朋友拘住了。他這回便把這信撕成一片片的。丟了。便教綺秋也不敢寫回信。麼。或者綺秋伴着夫人。便早已忘記了朋

友。麼。說。來。說。去。我。有。信。去。他。沒。信。來。便。可。知。他。見。了。我。的。信。一。定。是。不。歡。喜。的。我。真。悔。多。此。一。舉。了。然。而。綺。秋。接。到。我。的。信。付。之。不。答。便。將。我。們。兩。人。的。交。誼。斷。絕。了。到。也。省。却。多。少。事。我。只。不。知。他。是。誠。心。絕。交。還。是。被。他。夫。人。逼。絕。交。罷。了。楞。青。從。此。愈。覺。得。淒。涼。岑。寂。興。致。一。天。不。如。一。天。父。母。不。知。道。只。說。他。有。了。病。獨。有。那。童。子。知。他。是。害。得。相。思。病。並。非。是。風。寒。的。感。冒。却。在。楞。青。父。母。面。前。不。敢。提。及。只。恐。一。言。不。慎。便。肇。起。禍。來。所。以。默。默。的。冷。眼。看。着。楞。青。實。在。的。形。情。並。不。是。感。冒。了。風。寒。也。不。是。害。了。甚。麼。相。思。病。只。是。一。個。人。居。在。家。中。嫌。他。寂。寞。便。滅。了。興。致。待。要。勉。力。入。學。堂。讀。書。偏。偏。父。母。又。說。身。體。單。弱。不。可。用。功。只。要。在。家。調。養。便。是。出。門。游。蕩。一。回。也。只。恐。他。多。走。了。路。勞。了。身。肢。死。死。的。把。他。拘。在。家。中。不。放。他。出。門。一。步。所。以。病。越。深。了。請。醫。生。吃。藥。都。是。無。效。後。來。更。請。着。一。位。西。醫。是。個。治。肺。癆。病。的。名。家。他。姓。楊。人。家。都。稱。他。楊。醫。生。他。治。病。的。方。法。不。是。專。用。着。藥。有。時。用。着。太。陽。光。教。人。

曬了太陽病便好了。叫做甚麼。『日光療法』。有時用着沐浴教人浴了身。病也好了。叫做甚麼。『熱水浴療法』。有時候只問病人演說一番。或者拿一篇文章給病人讀病也好了。看官疑惑做書人的這番話是胡言亂道。麼做書的人也是叫做『如是我聞』。是虛是實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這話有理無理。看官看了下文。然後細細的思量起來也自然覺得他醫病的方法的確有點道理。這是閒話不必多敘。且說楊醫生看了楞青的病。一口便說他是個心病。問他可有甚麼職業。他說從前在學堂裏讀書。這時候因病輟業了。問他可有甚麼朋友。他說從前有的。這時候分別了。問他可通信。可記念着。他說我有信去。他無信來。他不記着我。我便不記着他了。楊醫生點頭道。你本來是記着他的麼。又問道。這時在家中。可有甚麼消遣的法子。也出門散步。不曾楞青道。本來是想出門散步的。只因父母不依。便不出去。後來日子久了。自己也不要出去。看見外面的風景。反教我傷感起來。楊醫生又點

了一點頭。又問道：「在家中可看書？」楞青道：「天天看書。」楊醫生道：「最喜歡看的是那一種書？」楞青道：「無論甚麼書，只要他是寫愁、寫怨，或是發牢騷的，都喜歡看。不是這一派的書，都不要看。」楊醫生問完了，便道：「我知道了。第一個病根，便是別了朋友，覺得寂寞。」第二便是拘在家中，不得出門散步，病便加重了。第三是看了這種書，病越發重了。」楞青問：「便道前兩層自是不錯，只是『看了這種書，病越發重了』這句話，却有些不當。」楊醫生道：「爲何不當？」楞青道：「我坐在家中，無聊全要拿這種書來消遣的。我最喜歡看的，便是『離騷』和『杜詩』。我胸中沈悶的時候，讀了這種書，便覺得舒暢起來。這書分明是醫病的藥了。我是親身閱歷來的，恐怕先生的理想不如我的實驗罷。」楊醫生道：「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大概。」在沈悶的時候，讀了牢騷的文字，也能將胸中鬱結暫時一吐。你說是醫病的藥，也是不錯。你既然拿他比着藥，我也拿他比着藥。他這一味藥，便是藥中的嗎啡。人服了他，表面上雖是醫了病，

暗中却是增了病。如此說來，這話可明白了。麼？楊醫又道：「照我看來，你這病可不須吃藥。第一步只消把這種牢騷的書丟了，不讀。第二步便是每天到空氣新鮮的地方散一回步。第三便……說到這裏又停住了，把眼睛將四處望了一望，然後向楞青道：「你且吩咐你家僮僕走過去，我有話問你。」楞青依言叱童子走開了。這裏除了醫生和楞青外，沒得第三個人。楊醫生便問道：「剛才你所說的那位朋友，還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你可老實告訴我。」楞青道：「男朋友便怎樣？女朋友又怎樣？」楊醫生板着臉道：「你不要當着我是說笑話。須知我是正經話。」楞青道：「這是那裏話？我斷不疑心你是說笑話。」楊醫道：「倘然是男朋友，他既然忘了你，那便算了，何必再記念他在心裏。倘然是女朋友，他果然是忘了你，你也可把他丟開了，或者他有不得已的緣故，不能和你通信，並不是真忘了你。這便有兩個方法解決這事。楞青道：「兩個甚麼方法？」楊醫道：「第一個方法便是細細察看兩方面的情形，可能

實行結成。伉儷。倘能行便一心一意。從這一而辦去。第二個是察看着。倘然萬萬不能實行。便也應該從早把這一願拋開了。空想是無益的。便是想死了於你。固然有損於他。也是無益。不如看空了的好。楞青聞言。覺得好笑。起來心裏却也佩服醫生的話。便道。我知道了。楞青自從聽了這一番話。便如暑天飲了啣。嘸水一般。心裏立刻清涼起來。不知不覺的精神也振頓起來了。楊醫生又道。據我看來。你只要把我這番話。每天背誦一遍。病便去了一大半。再須到西湖去玩。要一遭。養息。養息。保管你便強建起來。這時楞青的父親已走了。來。楊醫生將詳情向他說過。他父親本來是不許楞青出門的。這回聽了醫生的命令。不得不依。便料理他往西湖養疴的事。片刻醫生去了。童子便趁空問楞青道。剛才醫生和你說得甚麼話。看病只管看病。爲甚麼這般秘密。偏偏你們不讓我聽見。偏偏我已聽見了。楞青本是胸懷坦白的。便道。又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只管讓你聽去。童子無語而退。今不敘。

楞青的事。再敘左綺秋的事。

春夢生評

楊醫生真是個神醫。用日光療法。用熱水浴療法。我曾聽見人家說過。甚麼對病人演說一番。或是教病人讀一篇文章。病便好了。這話似乎有點不可信。後來聽了他的。一番議論。我纔佩服他。

將離騷杜詩。比着嗎啡。是奇談。也是至理。只是做離騷杜詩的人。他却有不得已的苦衷。並不是故意做這文章。貽害後人的。這句話可惜。楊醫生不曾自己說明。便讓我來指點他。

楊醫生後來所說的兩個方法。也是直捷痛快。我便說。這是治相思的演說。比那驅癩的杜詩。更是實在有據了。

情天新話

情感弄人渾不定

話說左綺秋在家中無愁無悶的過了一個夏季。忽忽秋來暑退。又是新涼的天氣了。暗計着學堂裏已屆開學的時候。這時自己覺得身體安適。便又要別了君嫻。往南京重入舊校。做那下學期的功課。君嫻雖然心裏不願。口裏却是極力贊成。不多幾時。綺秋便從宛陵到了南京。自然仍是賃居李家。入門以後。和李翁應酬了一番。一面童子已將綺秋的行行李安置好了。只是不見楞青。詳細詢問。便知他往西湖養病去了。綺秋在家中和妻子相守慣了。驟然出門。那有不嫌寂寞的道理。只是心裏滿擬着。一到南京。便可和楞青相見。有這一願。便把愁悶拋撇了一些兒。誰知到了南京。突然聞得綺秋往西湖去了。心裏好生沒趣。這晚一人坐在書房裏。冷清的對着一盞青燈。窗外唧唧的候蟲和瑟瑟的枯葉。都是做着一片秋聲。陡覺得一段秋氣襲人心來。這況味好難消受。這時童子剛走進來。伺候茶水。綺秋便問道。你家相公到底幾時起得病。爲甚麼也不給個信。與我童子道。你還要說這句。

話麼我到聽見他說道『我有了信去他沒得信來』我却不知道他是說左先生沒得信來還是說孟英小姐沒得信來大約總是說的你們兩人罷了。綺秋聞言怔了一怔半晌沒得回音童子又道左先生你可知道我家相公害得甚麼病綺秋道他病了。我也不知道他害得甚麼病我更不知道了。這是自然的道理還要問麼我如今到要問他是害得甚麼病童子提着喉嚨做出一種直捷簡當的聲音答道相思病。綺秋怔了一怔又沒得回音童子低聲道左先生這話我告訴了你是不要緊的你萬萬不可告訴我。家老爺倘然教他知道了。那麼我的晦氣便來了。綺秋道這個自然是不說的你休過慮我只要你把他起病的根由和害病的情形詳細說給我聽童子道我老早說過了。是相思病這還不詳細麼再要詳細那我便知道了。只好請你說罷。綺秋道不要胡鬧快老實說童子聞言做了一個鬼臉自道這真是自討苦吃我老早回他不知道他那裏會來纏住我這回却教我從那

裏說起。便向綺秋道。左先生我家相公的病。我是知道的。只是亂糟糟的好像一團亂絲。教我從那裏說起。綺秋聞言。沈思道。這倒是老實話。如今由我發出問題。你只照我的話回答。童子道。這也好。綺秋道。自從孟英小姐家去了。你家相公可同他通過信。麼。童子道。那時左先生還在這裏。是應該知道的。爲甚麼要問我。綺秋道。他和孟英小姐通信。或者要瞞着我。所以我不知道。童子道。他既然要瞞着你。也要瞞着我。你不知道我。那裏知道。綺秋被他弄得無話可答。停了一回。然後問道。這麼你爲何知道他是害得相思病。童子道。我是聽見他自己說的。綺秋道。他怎樣說。童子道。他說。『我想得你好苦。』綺秋道。他這話對你說得麼。也有旁人聽見麼。還是呼着甚麼人的名字。說得麼。童子道。他不是對我說的是自己對自已說的。除了我和他。却没有第三人在旁。第三個聽見這話的。恐怕便算是那麥地裏吃草的牛了。看官。童子這句話。却是老實指着說這話。那一天的情景。諸君看過第八章。

書的想還記得。然而綺秋聽了，到像是嘲笑。他便沈着臉叱童子道：『不要胡說。』童子連忙陪笑道：『左先生，你若要問他，可呼着甚麼人的名字？』說他却是呼着一個人。綺秋大驚道：『他呼着甚麼人？』童子低首沈思，一回伸手搔着頭道：『我忘記了。』綺秋道：『快說快說，停一回我便告訴你家老爺去。』童子急了，忽然記起當日的話來，忙道：『左先生，我記得了。』他說：『綺秋，綺秋，我想得你好苦。』綺秋叱他道：『你又來討我的便宜了。滾開些，我不要和你說話。』童子突然後道：『我又記取一件事來了。』綺秋道：『甚麼事？』童子道：『他還和醫生說了一番秘密的話，是他們兩人關着門說的。連我也被他吩咐走開了。我只從隔壁聽了一兩句。』綺秋道：『這一兩句是說得甚麼？』童子道：『是說得甚麼？』『男朋友女朋友。』從前在學堂裏讀書，現在不讀了。』這一些話，綺秋聞言，沈思了一回，自道：『我知道了。』又問童子道：『這位醫生是叫甚麼名字？』童子道：『是叫甚麼楊醫生。』綺秋道：『原來便是他。』麼這人，我是久已聞名的。』又向童子道：『現在』

時候可不早了。你只管去睡罷。我不要茶水了。童子聞言而退。這裏綺秋一人獨坐了一回。將童子前後的話細細推究。便猜定楞青的病是爲着孟英。自道我如今纔知楞青利孟英有情愆了。怪不得孟英歸越以後便沒有信給我。照此看來。我便成了局外人。只恨他們不早一些兒。讓我。知道。累得我。把孟英記念着在心頭一刻也丟不下。我倘然早知道了。又何必如此言罷。嘆了一口氣。又道。我真痴了。我是有妻子的。對於孟英本來是個局外人。爲甚麼到今日纔算是局外人。我本不應該記念孟英。只因他記念着我。所以我不得不記念他。如今知道他。不念我了。我也好把他拋開。我當初只說像他這樣一個人。不知將來要付託與甚麼樣一個人。這便是我的一件大心事。如今知道他託身有所。我也便放心了。只是一件他們成婚的事。恐怕還有兩家的父母從中作梗。罷如其不然。爲甚麼楞青又要生起病來。這事可待我成全了他。我當一肩擔任在李翁面前替楞青說話。只是不知孟英那。

一。面。又。是。如。何。咳。假。使。我。這。時。沒。有。妻。子。那。麼。我。今。日。所。處。的。地。位。對。於。楞。青。分。明。是。個。情。敵。偏。偏。我。已。有。了。個。可。親。可。愛。的。妻。子。今。日。反。讓。我。來。替。他。們。做。個。冰。人。這。不。是。天。公。暗。中。布。置。得。巧。妙。麼。又。道。我。便。發。誓。成。全。這。事。第。一。步。須。親。往。西。湖。向。楞。青。問。個。明。白。然。後。相。機。行。事。想。罷。天。色。大。明。綺。秋。睡。了。一。回。然。後。起。來。向。李。翁。說。要。親。往。杭。州。去。看。楞。青。的。病。李。翁。感。他。厚。意。便。議。定。日。期。往。杭。州。去。如。今。不。敘。綺。秋。往。杭。州。的。事。且。先。敘。莊。君。嫺。別。了。綺。秋。的。事。

春夢生評

綺。秋。本。不。要。記。念。着。孟。英。只。因。孟。英。記。着。他。所。以。他。要。記。念。着。孟。英。綺。秋。本。來。要。將。記。念。孟。英。的。心。事。拋。開。了。只。因。慮。他。這。麼。樣。一。個。人。不。知。將。來。付。託。與。甚。麼。樣。一。個。人。所。以。這。番。心。事。終。拋。不。開。這。便。是。多。情。和。好。色。的。分。別。

楞青的病分明不是爲着孟英。然而綺秋從童子的語言裏推究出來的確是爲着孟英。而童子從各方面看起來也的確是爲着孟英。

綺秋先在南京思着孟英。拋了君嫻後回宛陵。伴着君嫻。忘了孟英。重來南京爲着孟英。又不記得君嫻了。偏偏爲着君嫻。對於孟英做個局外人。沒得一絲兒怨望。究竟綺秋在情場中是個何等之人。甚難簡捷斷定。

情天愁話

思量舊事真無那

話說自從綺秋重往南京以後。君嫻便又成了一個淒清寂寞的人。雖然教着琳兒讀書識字。消遣光陰。終覺得不比綺秋在家時熱鬧。這時已是新秋時候。天氣便是一天一天的涼起來。紗窗外一株株的樹木。眼見他花落的時候。嫩綠葉子剛剛新長起來。轉瞬之間便又焦黃了。君嫻看了這個光景。便引觸起年華如水的感慨來。自思人生百歲也不過如春夏秋冬一週少。

年。時。候。蓬。蓬。勃。勃。的。便。是。春。天。盛。年。便。是。夏。天。盛。年。以。往。便。如。秋。天。已。漸。漸。入。了。凋。謝。的。時。候。了。暗。暗。屈。指。數。着。自。己。的。年。華。雖。然。未。至。半。老。的。期。限。然。而。多。愁。善。感。未。老。先。衰。也。如。天。氣。一。般。雖。然。節。候。還。是。夏。季。那。氣。候。涼。爽。却。已。先。變。成。秋。了。想。罷。自。己。對。着。鏡。子。徘。徊。了。一。回。生。出。一。種。美。人。遲。暮。的。感。慨。來。不。期。然。而。然。的。覺。得。心。裏。有。些。悲。傷。自。己。却。也。說。不。出。這。悲。傷。到。底。爲。着。何。事。也。不。知。這。一。段。愁。是。從。那。裏。來。的。剛。巧。這。時。琳。兒。走。過。來。呼。道。母。親。這。張。畫。給。了。我。罷。君。嫻。回。頭。看。時。只。見。琳。兒。手。裏。拿。着。一。張。照。片。便。問。他。道。你。這。東。西。是。從。那。裏。來。的。琳。兒。道。林。檣。給。我。的。君。嫻。剛。要。再。問。時。林。檣。在。隔。壁。聞。言。便。走。過。來。說。道。是。我。剛。剛。替。小。姐。檢。衣。服。從。衣。箱。裏。檢。出。來。的。這。張。照。片。這。位。姑。娘。生。得。如。月。中。嫦。娥。一。般。却。不。知。他。姓。甚。名。誰。君。嫻。道。原。來。如。此。待。我。看。看。說。着。從。琳。兒。手。裏。接。來。一。看。便。道。原。來。是。江。孟。英。小。姐。我。五。年。沒。有。見。他。了。不。知。他。可。還。記。得。我。又。向。琳。兒。道。這。照。片。你。可。要。不。得。一。面。說。

一。面。便。把。他。供。在。鏡。台。上。這。時。林。檜。問。道。江。孟。英。小。姐。是。個。甚。麼。人。君。嫻。道。是。我。從。前。在。杭。州。讀。書。時。的。同。學。朋。友。他。當。時。贈。了。我。這。個。照。片。後。來。各。各。分。散。便。不。知。他。的。踪。跡。他。也。那。裏。知。道。我。在。這。裏。便。是。這。個。照。片。我。也。把。他。深。深。的。藏。在。箱。裏。久。已。忘。記。了。林。檜。道。幸。你。已。忘。記。了。如。其。不。然。你。把。他。拿。出。來。供。在。台。上。被。相。公。看。見。了。不。要。教。他。愛。死。了。麼。君。嫻。叱。林。檜。道。死。丫。頭。正。經。話。不。會。說。只。管。胡。鬧。下。次。可。不。許。如。此。無。理。君。嫻。口。裏。雖。叱。着。他。臉。上。却。是。堆。滿。了。笑。容。林。檜。看。這。神。色。便。不。覺。得。可。畏。只。道。好。個。美。麗。江。孟。英。小。姐。這。時。可。有。十。六。七。歲。了。君。嫻。道。癡。丫。頭。這。個。照。片。還。是。五。年。前。照。的。那。時。候。十。六。七。歲。這。時。候。還。是。十。六。七。歲。麼。老。實。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屈。着。指。道。他。今。年。二。十。歲。那。時。纔。十。五。歲。又。道。他。贈。我。這。照。片。的。時。候。我。還。同。他。一。樣。做。個。女。孩。子。忽。忽。五。年。我。生。的。琳。兒。却。這。麼。樣。大。了。林。檜。道。小。姐。罵。丫。頭。癡。丫。頭。如。今。要。說。小。姐。也。是。癡。君。嫻。道。爲。甚。麼。癡。林。檜。道。那。五。年。前。他。是。個。女。

孩子小姐也是個女孩子。難道過了五年小姐生了兒子。他却沒生兒子麼。便是說他年記小不應該生兒子也應該出閣了。君嫻道正是如此我也暗中祝禱他嫁個好丈夫。林擒道如相公這樣的人好麼。君嫻道林擒你又胡鬧了。林擒道再不敢了。君嫻忽然發出一種奇怪的思想來。道林擒你道我和孟英小姐還有見面的日子麼。林擒道這個却說不定。但是遇着機會要見面也是很容易的。君嫻道這恐怕難了。機會縱然有的還不知等到那一年你看我這單弱的身體知道能彀支持一年還是支持兩年。林擒道說那裏話。小姐正是年輕爲甚麼自己要說出這種話來。君嫻道林擒我今日看了這照片又引起我的愁來了。回想當年的事恍惚如在目前。只是一經出嫁便說是過却五年了。當時做女孩子每過一年覺得很長。甚麼出了嫁轉眼便是五年出嫁後的日子真是容易過。照此看來還是不嫁的好。林擒聞言無語。君嫻道林擒我這話說快了。我不應該在你面前說這些話。只因我

是將死的人了。說話自然是沒有倫次的。林擒道：小姐爲甚麼只管說將死。我不知道小姐已有多少年紀了。君嫺道：難道我一世不會死麼。倘然在我未死的時候，和孟英小姐得見一面，也算是我們兩人的因緣。倘然不能相見，這便算無緣了。林擒你是我知心的了。頭我死了，你可替我照顧琳兒。說到這裏，便覺得一陣心酸，淚珠兒紛紛的滾下來。琳兒看這情形，也哭起來。林擒道：小姐只管這樣叫我如何做主。還是打電報請相公歸來罷。君嫺道：使不得，使不得。林擒，你可知道你家相公纔走出門，便忘了家麼。你便是打電報去他那裏，肯回來。又道：林擒不必只管說閒話了。你看時候不早，你也應該去豫備晚飯罷。林擒領命而退。這裏君嫺和琳兒胡纏了一回，天色便已半黃昏了。如今不敘莊君嫺的事，且敘綺秋到杭州問疾的事。

春夢生評

君嫺滿肚皮的閒愁閒怨，都是爲着別了綺秋，却是不能直言。正要借些

他事發洩出來。剛巧遇着孟英的一張照片。便生出這一篇大文章。君嫻說『還是不嫁的好』。不知這時孟英心裏却是如何想。偷然他聽見君嫻的話也表同情麼。

林擒說『被相公看見了。不要教他愛死了麼』。又說『如相公這樣的人好麼』。君嫻罵他胡說。其實不是胡說。

孟英的照片一節。無意中替下文第十六章埋伏了一個根。春睡一章寫孟英的愁。閨怨一章寫君綺的愁。他們是兩樣的愁。做書人也是兩樣的寫法。其實也只是。一個道理。便是處在這樣的境界。自然要生出這樣的感情來。我便要引着聖賢的話來判斷他們道『君嫻孟英易地則皆然』。

情天清話

介紹良緣倍有情

話說綺秋在南京耽擱一二日。便從南京取道上海。到了杭州。和李楞青相見。這時楞青住在西湖。日日領略這山光水色。覺得非常愉快。把任便甚靈事都拋撇開了。却不知道綺秋突地尋着來。他突然看見綺秋。也是意外的一件樂事。便道。綺秋。你也到這裏來玩麼。你是知道我在這裏的麼。綺秋道。我爲甚麼不知道你在這裏。我是特地爲你來的。楞青大驚道。却不知道有何要事爲我特來。綺秋道。我是來問你的貴恙。不知現在可好些麼。說着。又將楞青細細的打量一回。說道。楞青。你氣色尙好。想是沒有甚麼大病。楞青道。病是本來沒有。只是悶悶的。居在家中不樂罷了。自從你回家之後。我便覺得興致減了。茶飯都是無心。他們說我有病。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病。綺秋道。你不知道。我却知道。楞青道。這也奇怪。難道你便是第二個楊醫生麼。綺秋道。你越說我越不懂了。楊某是個大名鼎鼎的醫生。我怎可和他一例。而論。楞青道。楊醫生一看我的神色。便說我是個心病。他便

教了我一個忘愁的法子。依法試行，果然大收效驗。現在總算是病魔全去了。綺秋道：甚麼忘愁的法子？我只恐他還不是個十全的計策。楞青道：難道病要再發麼？綺秋道：也說不定。停了一會，又道：便是不再發，也只醫得一個人的病，恐怕難醫兩個人的病。楞青道：你這話我也不懂了。到要請教，這是甚麼意思？綺秋道：我和你是最好的朋友，你有甚麼爲難的事，只管告訴我。我很願意幫你的忙。難道你還要瞞着我麼？又道：任便你怎樣瞞着我，我都打聽得清清楚楚了。老實對你說，我這回到此，便是特地來替你做媒的。楞青驚道：原來爲着這事，却不知是那一家？綺秋道：便是你自己心裏所想的。還要問是那一家麼？楞青道：這更奇怪了。我平日的事，你是知道的。除了孟英一人外，我從來沒有和他的女孩子說過一句閒話。難道我……綺秋不等他說完，便道：這便是了。楞青尙待申說，綺秋又將他的話截斷了。連忙說道：楞青，我巴不得你們二人早日成了伉儷，不但你們二人心裏各各安。

頓。便。是。我。心。裏。也。舒。服。了。你。縱。然。着。了。楊。醫。生。的。迷。說。得。了。甚。麼。忘。愁。的。法。子。却。無。端。的。累。了。他。人。又。何。苦。來。況。他。這。忘。愁。的。法。子。不。過。是。個。理。想。究。竟。在。世。上。行。不。去。楞。青。你。道。我。這。話。說。得。不。錯。麼。楞。青。聞。言。無。語。面。上。一。陣。陣。現。出。青。白。色。來。由。青。白。變。爲。紫。紅。額。上。的。筋。漲。得。繩。子。般。粗。口。裏。却。是。說。不。出。話。來。心。裏。便。似。轆。轤。般。七。上。八。下。好。不。自。在。看。官。楞。青。這。時。本。來。是。襟。懷。曠。達。胸。無。渣。滓。的。時。候。却。被。綺。秋。一。席。話。說。得。迷。惑。起。來。好。像。是。光。風。霽。月。的。天。氣。忽。然。起。了。漫。天。的。雲。霧。把。天。空。都。塞。滿。了。綺。秋。剛。說。他。是。着。了。楊。醫。生。的。迷。豈。知。他。實。在。是。着。了。綺。秋。的。迷。綺。秋。分。明。是。個。催。眠。術。的。技。師。一。個。情。字。便。是。電。楞。青。這。時。便。是。被。催。的。人。中。着。電。了。他。表。面。的。神。色。便。是。表。明。他。心。中。突。突。不。寧。的。光。景。然。在。綺。秋。眼。裏。看。起。來。便。料。定。他。面。上。的。青。白。色。便。是。表。明。知。道。綺。秋。窺。破。他。的。秘。密。的。意。思。後。來。面。上。的。紅。紫。色。便。是。表。明。他。自。己。羞。滯。的。意。思。一。言。不。發。便。是。心。中。默。默。感。謝。綺。秋。了。綺。秋。這。時。越。發。

自信他的預料不錯。誰知他滿盤都已錯了。楞青這時聽了綺秋的一席話。第一是疑惑他這話一定有個來歷。或者他是替孟英做說客的也未可知。有這一個願頭便自然而然的生出多少感觸。來制不住中心已動。對於綺秋却不知拿甚麼話回答他也只好聽他如何說便如何好自己只默默的承認便了。綺秋見他這般光景便已知道他的意思不再和他說這事了。只預備回南京去和李翁提議這段婚姻的問題。當時和楞青敘了些別後的閒話。又同在西湖玩耍玩耍。三竺六橋西冷南屏便有他們二人的蹤跡。在那裏流連歌咏。這是應有的事。不消細說。且說綺秋在西湖游了幾天便辭別楞青還南京去。幹辦他的正事。下文所述便是綺秋回寧以後的事了。

春夢生評

綺秋第一句迷惑楞青的話便是『却無端的累了他人又何苦來』。楞青第一個自惑的願頭便是『或者他是替孟英做說客的也未可知』。

剛談到孟英的時候，妙在綺秋不等楞青說完，便搶着說：『這便是了。』又妙在楞青尙待申訴，綺秋又將他的話截斷了，連忙說道：『我巴不得你們二人早日成了伉儷。』如此說來，可見這時楞青肚裏有多少疑問，都不暇發出來待聽。綺秋說完了，他的心已動了，這疑問便可一筆鈎消，不須再發。

醫生的哲理，敵不過情人的催眠術。不知還是催眠術的力量大，還是醫生的功夫尙淺。

情天孽話

逐冰人婚事無成

話說綺秋自杭州回到南京，滿擬見了李翁，將婚姻問題提起，一議而就，便丟了他的心事。然這話却又不能唐突，須用他話套出李翁的口氣，然後見機行事。他一見李翁，便道：『綺秋的病，可不要緊了，再在西湖休養幾天，便可』

復。原。了。老。伯。只。管。放。心。李。翁。道。本。來。醫。生。說。他。是。個。心。病。說。他。要。緊。却。又。不。要。緊。說。他。不。要。緊。却。也。十。分。危。險。先。生。說。再。休。養。幾。天。便。可。復。原。恐。怕。未。必。罷。須。知。這。個。病。是。在。心。裏。的。外。面。却。看。不。出。甚。麼。綺。秋。道。老。伯。既。然。知。他。是。個。心。病。那。便。好。了。李。翁。道。這。麼。我。早。知。道。了。我。也。把。他。當。個。心。病。醫。他。信。了。楊。醫。生。的。話。拋。開。一。切。靜。心。調。養。到。也。有。點。效。驗。只。恐。要。復。原。還。須。等。幾。個。月。罷。綺。秋。道。楊。醫。生。的。話。雖。然。有。一。番。道。理。究。竟。他。的。思。想。太。高。恐。怕。在。事。實。上。行。不。去。李。翁。道。據。先。生。看。來。却。如。何。是。好。綺。秋。皺。眉。道。這。話。却。也。難。說。李。翁。道。只。管。說。何。妨。管。他。說。得。是。不。是。好。在。我。和。你。不。是。外。人。綺。秋。道。說。也。無。須。我。說。老。伯。既。然。知。他。患。得。心。病。只。要。遂。了。他。的。心。病。便。好。了。李。翁。道。却。要。怎。樣。纔。可。遂。他。的。心。綺。秋。道。這。只。消。老。伯。答。允。一。句。小。姪。便。一。肩。擔。任。辦。理。這。事。李。翁。沈。吟。道。何。妨。直。說。了。罷。那。麼。教。我。好。答。應。停。了。一。會。又。道。莫。不。是。婚。姻。的。事。麼。綺。秋。笑。著。不。語。李。翁。道。現。在。的。世。界。本。來。是。任。便。他。們。自。由。

的何必。要來請教。我這麼便託先生辦理。就是了。綺秋陪着笑臉道。老伯誤會了自由。只管自由請教。還是要請教。李翁道。他請教我。便是要我做主麼。綺秋道。正是。李翁笑道。既然由我做主。那麼我心中早已替他打算好了。古話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婚男嫁女。這事乃是我們做父母的應盡之責。難道我活了六十多歲。連這點事也不懂麼。只是我兒子的心太急了。些便等不及麼。綺秋道。老伯又說笑話了。甚麼等不及。只怕老伯擇選的眼光和綺秋有些不同。這個裏面便生出不滿意來。李翁道。我的眼光自然是和他不同。這本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看中了他。却又說甚麼不滿意。他若要滿他的意。只管教他自己選擇去。將來任便。甚麼事都不必問我了。停了一回。又悻悻的道。既然先生的眼光和他相同。便請先生替他揀一個說着起身。走向裏面去。一面說。一面走。不等話說完。他的影子先不見了。綺秋忙道。老伯不必見怪。緩緩的再商量罷。綺秋這樣說。李翁却已沒得回音。綺秋好。

生沒趣垂頭喪氣。走至書房。坐下。暫時把閒氣拋撇開了。通盤籌劃了一回。此後應當如何辦法。但願目的能達。便是眼前聽李翁說幾句半嘲半罵的話。也是不要緊。這時童子剛走進來。綺秋便問他。這時是甚麼時候了。要出去玩。耍一遭。然後回來吃晚飯。還來得及麼。童子聞言。裝着沒有聽見。只管做他的事。不理綺秋。綺秋自思。我剛剛得罪了李翁。難道也得得罪了童子。不成爲甚麼。他今日的一付面目。和往日大不相同。這真奇怪了。便又重行喚了一聲童子。便做鬼臉道。左先生。我這時候沒有工夫和你說話。你也是少說話的好。剛才你一番話說得我家老爺發起怒來。他說我家相公本來是個好人。只是被你帶壞了。正是埋怨着你。這個時候。我若和你親近了。便連我也要牽扯在裏面。那麼我的骨頭。便禁不起被他敲斷了。綺秋聽他如此說。便知這事情弄翻了。却是如何收場。還是干幸萬幸。我沒將孟英的姓名說出來。萬一事不成。總算不會損礙孟英的名譽。只是這件事辦不成。他們

兩個一生的幸福都被李老頭子剝奪完了。我這時還有甚麼法子挽救。救麼？想罷。又呼着童子想向他問個明白。到底李翁說了些甚麼話。回頭看那童子早走開了。却另是一個婢女走過來說道：「左先生我家老爺說這幾天裏頭我家有位親眷太太來這間書房要讓他住。現在替左先生在宅子外面另借了一間房子。請你暫時搬到那邊去住幾天。這是他不得已的事。請你不要怪他。」綺秋一聽不覺大驚道：「這是那裏來的話？分明是逐客的令了。」便回答婢女道：「我知道了。」婢女去後他便收拾行李預備他遷。一面寫一封信給與李翁和他告辭。也不待回音轉來。他便已搬出去了。當日在旅館裏住了一夜。次日便往杭州。本來是想和楞青說個明白。然後再作計較。却不料一到杭州便聞說楞青接着他家中的電報。一天已動身回家去了。綺秋踏了一個空。越發覺得沒趣。便也無意再到南京去作甚麼媒人。若說就學的事。更是老早丟開不問了。這時便從杭州一直回到宛陵。下文所記。

便是他回到宛陵以後的事。

春夢生評

綺秋道：『自由只管自由請教。還是要請教。』李翁道：『本來是任便他們自由的。何必要來請教我。』又道：『我看中了他。却又說甚麼不滿意。他若要滿他的意。只管教他自己選擇去。將來任便甚麼事都不必問我了。』他們兩人的話。到底不知那個說得有理。

李翁：『那麼我心中早已替他打算好了。』這幾句話。是替下文第十八章埋伏了一個根。綺秋：『千幸萬幸。我沒將孟英的姓名說出來。』這幾句話。也是替十八章埋伏這幾行文字。是一個極大關鍵。沒得這幾行文字。第十八章一章書。便要。和上文。自相矛盾了。

童子當日的情形。初看起來。是炎涼細細替他。一想。是他怕敲斷骨頭的實情。

情天妬話

爲新歡良人被責

話說綺秋匆匆的從杭州回到宛陵。君嫻便問他爲着何事歸來。或者是學堂裏特別的放了一個秋假。麼綺秋滿肚皮的牢愁。一時那說得清。只得將錯就錯答道。正是君嫻道。放幾天。綺秋道。這到說不定。橫豎在家裏玩耍幾天。再說林檎聞言。走過來說道。相公回來得正好。正要打電報去請相公回來。綺秋大驚道。莫不是琳兒又病了。麼林檎道。這却不是君嫻不等林檎再說。便截斷他的話道。這妮子越過越壞了。正經事一點也不懂。只會胡鬧。綺秋聽見君嫻如此說。知道這是林檎尋着君嫻取笑的話。便把心放下了。也說笑話道。他越過越大了。自然是越過越壞。好幾日沒看見他。便又長上一些了。君嫻道。他是一日一口的長大。只是我們却一日一口的老了。林檎道。如此說來。只有鏡臺上的孟英小姐好也不長大。也不老。包管再過一百年。

還是這個樣子。綺秋猛聽得孟英小姐便大吃一驚，問道：「孟英小姐，却是何人？」君嫻道：「你要問他做甚？你只管去看罷。他是立在鏡臺上的。林檎忙道：『不得看，不得看了。不要教相公愛死了。』」庶君嫻一面說，綺秋早一面走進去，看果見鏡臺上端端正正的供着一個表人，照片嬈嬈亭亭，齊齊整整，確是自己心中日夜不忘的江孟英。不知不覺的脫口而呼道：「孟英，孟英，你却在這裏麼？」說罷，正要向君嫻問他的來歷，可巧將這幅照片拿在手裏細看，見這邊還寫着一行繩頭細字道：『君嫻同學姊惠存』。又一行道：『庚戌冬日，江孟英贈』。綺秋看罷，便知詳細，不必再問，只把他拿上了手，好像有膠質黏住了一般，只是放不下來。林檎忙道：「我早說他看不得，看了便要愛死。這回果然如此了。」君嫻聽見綺秋呼着孟英的一句話，也是吃一大驚，心中早猜定他和孟英是相識的，便問道：「孟英小姐，你也認識麼？」我早知道你認識，我便老早拿出來給你看了。如何等到今日，這回不是被琳兒翻出來，只

怕還把他深深的藏在箱裏。綺秋見君嫺的話說得和婉，便不提防他。因此生出猜疑，嫌忌來，率口答道：「正是他便是我。」在南京那房東的親戚君嫺道：「既是這樣，你爲何不早些告訴我，停幾天你往南京去替我寄個信候候他。」我同他分別以後，彼此不知道住址，便幾年沒通音問了。綺秋道：「他現在却不在南京。」君嫺道：「這麼他在那裏？」綺秋道：「在家裏。」君嫺又道：「你剛說他現在不在南京，難道從前是在南京的麼？」綺秋道：「正是，便是居在他舅家裏。」君嫺道：「他舅父却是何人？」綺秋道：「便是李老頭子，便是我的房東。」君嫺驚道：「原來和你同居一宅麼？」綺秋道：「正是，所以時時見面。這是去年的事，自從去年冬間他歸家以後，便不再來了。」君嫺道：「你今春歸來爲何不對我說起？」綺秋也道：「你和他朋友爲何也不對我說起？」君嫺聞言不能回答，停了一回，纔想出答詞來道：「我五六年前的同學，也不知有多少，怎能一個個和你說他的歷史。你這回同宅的人，你大概都告訴我，只有他一人不教我，我知道豈不

是有意瞞着我麼。綺秋忙道：這是說那裏話。我老實對你說。我爲着他。到是自己拉了一個擔子挑着。君嫻道：這話何說。綺秋道：讓我慢慢的和你說罷。這時林檎剛剛豫備茶來。綺秋一面飲着。一面將楞青和孟英的一番事從頭從腦告知君嫻。君嫻聽了。便道：據你說來。這事可難望成全了。綺秋道：正是。不知你可有甚麼法子在孟英家族那面用些計策。使這事成全了。那麼我便感激你不盡了。君嫻道：這話何說。楞青不感激。到要你來感激麼。綺秋道：這有何怪。我是代楞青感激的。君嫻道：你說這無足怪。我說這便可怪別的事。可以代替這………停了半晌。才換着一番話。接下去道：這感激是不能代替的。綺秋道：不要只管說閒話。到底你也有甚麼法子。可想麼。君嫻道：法子是有的。只因你早些不來請教。我到如今來請教。却已遲了。你要我替你想法子。除非你和孟英雙雙的在我面前。行一個三鞠躬的新禮。我便替你想法子。也包管你成功。這一句話說得。綺秋慚愧起來。不覺滿面通紅。

自思這回雖是爲得楞青平心而論自己也不免愛戀孟英只是被君嫻羈絆着不得自由罷了這回君嫻的話說得何等尖利禁不住面紅起來只得拿話搪塞道休說笑了便是要對你行禮也應該是楞青和孟英的事爲甚麼要牽扯我在裏面君嫻道別的事你可代楞青行禮便不能代麼綺秋聞言尙未回答君嫻又道到底我不要干與這事做媒人是最無味的綺秋道這又何說君嫻道只就我們自己而論當初結婚的時候我見你也是很感激那位介紹人到如今你還記念着他麼不但不記念我看你的神氣分明是恨他入骨綺秋聽了君嫻後來一句話便生起無限的感慨來不覺君嫻這話說得尖利只覺他這話說得酸楚便嗚咽着說道你又何苦說出這句話來教我如何聽得君嫻聞言也不禁嗚咽咽的哭起來哭了一回林擒纔走過來勸住他如今不敘君嫻單敘綺秋

春夢生評

以前都是敍相憐相愛這一章獨敍相猜相忌相憐相愛是天生的。一種性質相猜相忌也是天生的一種性質。

君嫻的話越是刻毒越是婉轉。

綺秋的話除了心裏說不出的。一句話以外句句都是真話心裏說不出的。是句甚麼原來便是『我也愛戀孟英只因礙於綱常不能並娶』

情天懺話

傷心客別有衷腸

話說綺楞自被君嫻猜嫌以來心中早覺得又慚又恨好不自在君嫻在綺秋面前雖然不曾正式的說他不是但是君嫻隨口談笑的話在綺秋心虛人聽了便句句都是諷刺着他不期然而然的和君嫻生滯起來便隨口說一句話也是說錯了不比從前的言投意合越是要討好越是彼此意見參差話不投機綺秋回想前事覺得消夏時節那種溫柔細膩的風光真如天

上人一般。奈轉瞬間。永不可復得了。又想着楞青和孟英的事。眼見他絕了希望。自道我當初知道如此。又何必多此一番舉動。綺秋因此便不情不緒的。成了一個無聊的。況狀單說有一夜約在三更以後。大家睡着了。只有綺秋臥在狀上。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從羅幃裏看見窗外如水的月色。便揭開帳子。起身下牀。出了房門。在庭中散一回兒步。這時是個秋夜。又值中旬。那月色是分外清朗的。仰首望着清天一碧無際。除了一輪明月和兩三點疎星。懸着天空。而外更找不出一點兒渣滓來。側耳傾聽。也不聞一些兒聲音。只有幾個秋蟲。啾啾唧唧的。在衰草堆裏。叫幾聲。綺秋這時本來是萬念如潮的。看了這種光景。反覺得一塵不染。把甚麼喜怒哀樂。都看空了。便對天長嘆道。我到如今纔知道。世上的事。悲多歡少。重重綺障。都是魔鬼造就。難爲我們的。我們却不能舉翼高飛。逃出網外。真正可憐。我如今回思往事。追悔莫及。便將他對天細陳。也算個自懺。從此以後。發誓願。斬斷情根。掃除。

孽障豈不是大妙麼。天呵。我第一是不該愛。戀孟英。第二是不該向楞青作說客。願上帝恕我舊惡。鑑我愚誠。與我以自新之路。自此以後。願楞青孟英二人各各早日結了美滿因緣。各享他們的家庭幸福。君嫻在一日。我便和他相守一日。只要使他心裏安頓。我這一面的哀樂悲歡。都不要管。原來我的心已變做枯木死灰了。以後任便。覓了甚麼可喜可戀可愛的事。我的心終是不動。蒼天你可鑑察我的一片愚誠麼。說罷。又向天長呼了一回。那蒼天終是默默無語。只聽見天半裏。哀哀的一陣鴈聲。叫得淒清酸楚。便算是代表蒼天答應綺秋的話了。綺秋既然看破一切。把悲歡哀樂都拋開了。却教我做書的人。再從那裏着筆。便也自然而然的從此結局了。却不料結局之後。還要多事。生出題外的一段文來。這段文字是說些甚麼。請看下文。便是。

春夢生評

懺情的況味。原來如此。

人家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一句話是說當初不慎今日懺悔也無及了我說今日的結的果是當初造的因今日若再造着因他日必又要結果自悔的人我不取他自悔前過我只取他從此回頭便可免後來再有自悔之日了。

全書完了且看他題外的文字說些甚麼。

情天佳話

有情人終成眷屬

看官說書的人說至綺秋懺情以後這部書便算說完了。原來楞青孟英那兩面都沒有甚麼事可以說的。孟英奉着父母的命令深深居在家中有甚麼事和楞青相干。楞青從西湖奉嚴命而回少不得聽了李翁一番教訓那裏敢再說起孟英二字。又聽了楊醫生的一番勸導不但不敢把孟英說出

口來便也不再把孟英放在心裏了。所以這部書的結局便算從前的事是一個春夢兒。如今夢已醒了。還有甚追究處。却不料天公有意弄人。你想那事成全他偏不成。全你無意。要他成全他却成全了。原來綺秋懺情以後。忽忽的又度過了幾時。早已是季冬時候。滿天的雪紛紛向地上蓋下來。綺秋正在家裏圍着火爐。忽然有個冒雪的人來敲着門。啓門看時。乃是郵差送上南京來的書信。這信却不是李家來的。是另一個朋友來的。寒暄之外。便說着楞青已和孟英結了婚姻。又說這是出於李江兩家老頭子的意思。說他們是親上加親。格外親熱。又說這事李翁老早籌劃好了。不過現在才正式的兩家訂定了罷。綺秋看罷。說道。原來如此。說了一句。便沒得第二句了。這部書便真完了。看官說書的人。說到第十七章也便可以收場。何必又要再說一章。豈不是個蛇足麼。原來也有道理。是他安慰看官們。使他們看了這章書。便覺得心滿意足的意思。又有人道。既然要叫他團圓也應該詳

詳細說來爲甚麼潦潦草草的說一句豈不是脫略了關節麼原來也不是他們兩家成親不過是親上加親一句話便說完了這一句話要把他拉長起來無非是插些之乎者也上去這却有何趣味豈不是反惹得看官們厭煩麼所以不必細說了又有人道這一章書仍是說得楞青和孟英的事爲甚麼叫做題外之文原來也有個道理這部書是寫情的說着楞青孟英綺秋也不過借他表情罷了說到第十七章情寫完了書也完了所以十八章乃成了題外之文雖然仍是說着他們的事却不相干了

春夢生評

綺秋『原來如此』四字說得包括了一切怪不得沒有第二句話說了楞青孟英結婚畢竟是綺秋據一個舊朋友告訴他的到底是虛是實也有些揣測不定便算實了綺秋也不會親眼看見還如鏡花水月一般這仍以第一章書上所說的一個『空』作結

從暮春說起。說到季冬。止四季的景物。都說徧了。只有季冬時。萬物寂滅。除了紛紛的大雪外。沒得多說。仍以一個「空」字作結。

